

始北見燕噲者非其眞。兼觀此兩策，殆蘇厲早已在齊，而蘇代則在燕，子之復使之至齊。以後事觀之，其時厲代皆在壯年，故使侍質子。前條謂齊宣王復用蘇代者，卽蘇代由燕使齊時也。

又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云云。

按此條當爲蘇代初使齊時事也。

又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主。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

又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云云。

按此兩條指一事。

又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按史記亦同。然余考此後代仍留齊，而厲則轉仕楚，又常往來出入於秦魏之間，不終居齊也。

史記田齊世家，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云云。

按此事在赧王三年，陳軫仕楚，而史公係此於田世家，然則其時陳軫方使齊也。時蘇代應

仕齊。

魏策二，犀首東見田嬰，召而相之魏，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云云。

按此事不定在何年，當是魏襄王九年前，蘇代或蘇厲字譌，不能詳說。

又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一人相魏者。」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

按史記同，此事在魏襄王九年。其時蘇代當尙在齊，而蘇厲則在楚，然則此蘇代乃蘇厲之譌。

史記韓世家，韓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爭爲太子，時蟻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云云，於是楚圍雍氏。

按楚圍雍氏，其事應在秦昭王元年。史記志疑據周紀甘茂傳推定，此從之。是其時蘇代乃在韓。

又，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云云。

按此亦同年事，其時蘇代正爲齊使秦，宜可見芊戎。韓策二作冷向，昔人多謂史誤，未知孰是。

西周策，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代爲往見韓相國公仲。  
按此今年蘇代在韓之又一證也。

史記甘茂傳，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代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云云，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韓，向壽爭不能得，由此怨譏茂，茂亡去。

按此事在秦武王昭王之際，其時蘇代在韓，或爲齊使秦而過韓也。

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蘇子乃西說秦王云云。

又蘇秦爲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云云。

按此事在秦昭襄王元年。史記云：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是其時以前，代當仍仕齊也。

魏策一，蘇秦拘於魏，欲至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王不如復東蘇秦。

燕策一，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云云，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按此兩條乃一事，魏策蘇秦乃蘇代之譌，其事應在秦昭王時，因文中有齊請以宋封涇陽君云云也。此事應在與甘茂相遇後數年間。

齊策三，孟嘗君將入秦，蘇秦止之曰云云，孟嘗君乃止。

按此事當在秦昭王六年，涇陽君爲質於齊之歲。蘇秦乃蘇代之譌，必代使秦東歸之後也。

楚策二，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爲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

地於楚。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必不求地。

按此事在楚懷王二十九年，時蘇厲仍留楚，而與秦交密也。

楚策三，蘇子謂楚王云云。

按此條殆亦爲蘇厲語，文中涉及垂沙之戰，當亦與上條略同時。

楚策二，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云云。

按此事不定在何年，要足證楚懷王時秦楚兵爭，蘇厲皆在楚。厲不忠於楚，又與昭睢不睦，亦可於此證之。

又女阿謂蘇子曰：秦竊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令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云云。

按此條應在懷王三十年入秦之後，此蘇子當亦蘇厲也。此亦蘇厲主親秦，爲楚謀不忠之證。

楚策三，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云云。

按此條疑卽蘇厲初至楚時事，蘇秦生平殆未入楚。

齊策三，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

按鮑彪曰：此蘇秦非代卽厲。今按其時蘇代在齊，而蘇厲在楚，然史謂頃襄王歸立爲王，而懷王猶在秦，與此策相異，恐此策乃策士妄造，不足據。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怨秦，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孟嘗君曰云云。

按此事在周赧王十七年，西周策作韓慶，非蘇代，與史異。然其時蘇代固尙在齊。

史記孟嘗君傳，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因蘇代，代乃謂孟嘗君云云。

今按此事不定在何年。考呂禮奔齊，在周赧王二十一年，其與蘇代相傾，當在此稍後。呂禮既用事，蘇代乃避而去之燕。

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曰云云。

按此策陳義甚正，殆閔王好用兵，而蘇代能以此諫，其人雖傾詐，其言則可取，代誠智傑士矣。潛王既不用其言，又值呂禮之排軋，代遂去而之燕。蘇秦則蘇代字譌。

燕策一，人有惡蘇秦在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

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以事足下，不可乎？

又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信如尾生，廉如鮑焦，史謂云云。

按此兩條乃一事，蘇秦一條卽蘇代之譌。蘇代久在齊，今乃轉而至燕，此卽其初見燕王，

自釋前愆之辭也。其事應在秦將呂禮至齊後，當在燕昭二十年前後。

又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曰：處女無謀，老且不嫁云云。

按此亦蘇代初見昭王時語。

趙策一，蘇秦說李兌曰：今君殺主父而族之云云，李兌送蘇秦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入秦。

按蘇秦與李兌不相接，策文多以蘇代譌蘇秦，此殆亦蘇代之譌。李兌弑趙君，在燕昭王十六年，其時蘇代尚在齊，豈蘇代當由齊奔燕之際，自以前隙已深，尙不敢遽往，而先赴趙，乃由李兌介之歟？然此策多舛，昔人已多辨者，殆不足信。

燕策一，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云云，奉陽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按其時蘇代已在燕用事矣。蘇秦乃蘇代字譌。昔人已多知之。

燕策二，蘇代爲燕說奉陽君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云云，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按蘇代之爲燕謀齊，首在絕齊趙之交，猶張儀爲秦謀楚，先絕楚齊之交也。代見李兌而計

不行，乃又轉至齊。其見李兌，不定在何年，當在趙惠文王元年以前，此策乃終言之，故及後事。

燕策二，客謂燕王曰：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勸之伐宋。

按此事應在蘇代說趙李兌之後，既不得志於趙，乃轉而之齊也。

齊策四，蘇秦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云云。

又蘇秦謂齊王曰：兩帝立，孰與伐宋之利？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而以其間舉宋。按此事在周赧王二十七年，卽燕策昭王奉車五十乘而使蘇代之齊之事也。蘇代離秦伐宋之說既信於齊王，而呂禮遂亡去，重歸秦。

趙策四，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構於秦。

又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構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請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若不得已而必構，願五國復堅約，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

按李兌約五國伐秦事，史記失載，鮑彪以爲在楚頃襄王十二年，卽周赧王二十八年，其時蘇代又復在齊也。其所告李兌五國復堅約，秦侵約，則五國堅而賓之，此卽以後策士所傳蘇氏從約也。

宋策，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宋賣楚重以求講，蘇秦謂齊相曰云云。

按此蘇秦亦蘇代之譌，齊攻宋時，代留齊未去。

韓策三，韓人攻宋，秦王大怒，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

按史記田齊世家作韓聶，卽韓珉，時爲齊相而伐宋。珉損爲民，遂譌韓人。篇中多改齊爲韓，大誤。此處蘇秦亦蘇代字譌。蘇代所以極力助成齊之攻宋者，其實乃所以爲燕，其智計之傾險，可謂至矣。此皆蘇代其時留齊之證。

燕策二，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云云。

按此書當在樂毅會師伐齊之歲，蘇代使齊適五年矣。

又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間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晉，蘇代使人說閔王，令蘇代將，齊軍敗。代又使燕攻陽城及緄，復使人說閔王，復使蘇子



應之，燕人大勝。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按其時蘇代已老，閔王未必屢使將兵。且代雖傾詐，亦不至不仁若此。蓋策士之妄說也。

史記田齊世家，燕世家，樂毅傳，蘇代傳皆不取，爲得之矣。

燕策一，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燕昭王善之，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按蘇代於齊潛伐宋前已自燕來齊，至齊滅宋時，則留齊未返燕也。此策舛失，昔人已辨之。又按荀子臣道篇：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用態臣者亡。張儀亦作張祿，秦用張范，未見亡徵，則其論齊事，亦不定在何時。呂覽知度曰：宋用唐鞅，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以與桀紂並列，則必指齊閔王。然則其時乃蘇代，非蘇秦也。呂氏殆亦字譌，未可據。

趙策二，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爲大王

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

今按此文不能定在何年。然細考所言，適合周赧王二十九、三十年間之情勢。其時齊潛王秦昭王爲東西兩大，又值齊初滅宋，天下皇皇不安。而說者之言曰：莫若安民無事。此乃策士之姑爲淺言之，以探趙王之意旨者。其時奉陽君新卒，趙王新用事，說者不知趙王意旨所在，未敢作深言，乃姑云云。趙王既動聽，乃請屏左右而作深談也。然則說者何爲遲回瞻顧若是？曰：此當先明奉陽君生前之政策。說者之意，在求一反奉陽君之所爲，而未知趙王之果能聽從以變與否，故先遲回瞻顧云之也。然則奉陽君生前之政策又何若？曰：奉陽君固主合從以擯秦，又贊齊滅宋者。然則此說士之意，必爲求趙王反奉陽君之所爲，不復欲趙齊之合也。以此推之，則爲此說者，似莫如以樂毅爲符，樂毅正以周赧王三十年由燕使趙也。而讀其下文，即復不然。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又專勸趙拒秦，此則與奉陽君生前政策正相合，說者何爲必曰今奉陽君捐館舍，臣乃敢效愚忠乎？抑且其時齊新滅宋，天下屬耳目者在齊不在秦，何以說者獨言擯秦，大爲不類。故疑此篇

首節，或係當時樂毅說趙之辭，後之策士，乃割裂以歸之蘇秦。蓋樂毅在當時亦稱合從。史謂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毅並獲趙、楚、韓、魏、燕五國之兵，而尚漏一秦，此卽身佩六國相印之說也。毅亦自燕赴趙，後之策士，因奪以歸之蘇秦。策文蘇秦多爲蘇代字譌，此文知非出蘇代者，燕、趙合謀伐齊，蘇代尙留齊，故知非蘇代也。蘇代前告李兌，嘗有五國堅約，秦侵約，五國堅而賓之之議，見前引。或本篇末後一大節，由此而來。要之此策前後乖舛，無足信。

燕策二，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燕、趙久相攻，臣恐強秦爲漁父也。惠王乃止。按此事不定在何年，然必在燕、昭破齊之後。

又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云云，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按此事不定在何年，當亦昭王晚節。蘇代是時年壽已高，殆亦不久而卒。其文極駿快鋒利，能曲折道達 秦人之罪惡，宜乎爲後之策士言擯秦者所推崇也。

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白起今攻梁，梁必破，君不若止之。

按魏、昭王十三年，有秦兵至大梁事。史記 周本紀繫此事於赧王之三十四年，恐未是。

趙策二，秦攻趙，蘇子爲謂秦王曰云云。

按此文有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十四年之語，則其事應在趙孝成王時，其時代厲皆已沒世，不知此蘇子又何指。

趙策一，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云云。

按此策當依史記趙世家作蘇厲，然篇中事實皆爲韓言，不爲齊也。其事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又多舛異，難可強說。然觀其大意，亦與蘇代約燕昭王書約略相類。蓋自齊潛既敗，天下強國惟秦，而秦之吞并東方之野心亦日著，其狡謀狠計，蘇氏兄弟獨能曲折暢洩之，此後策士競言擯秦，乃不期而羣推蘇氏，又上引之於蘇秦，則以近者難飾說，遠者易誇張也。

今再約述代厲事蹟如次：

蘇秦之死，厲在齊而代在燕。量其年事，當值少壯，不能達三十。秦死不久，代亦使齊。子之之亂，由於代，其後代留齊而厲之楚。厲仕楚懷王，而與秦甚密，又常往來韓魏間，蓋頗主親秦，似爲懷王謀不忠。秦武昭之際，蘇代曾爲齊使秦，路過韓，既反齊，又曾見執於魏。李兌約五國伐秦，代在齊，主堅約擯秦，事雖不成，後之言從約者常本之。其在齊，與孟嘗君交頗密。及秦

將呂禮亡至齊，排妬蘇代孟嘗。代既不得意於潛王，遂去至燕，事燕昭王。於是爲燕使齊，復居齊五年，以間齊趙之交，又勸齊勿與秦並稱帝，而伐宋以絕齊秦之權，而招諸侯之忌。代之爲齊謀，實皆所以爲燕也。燕昭破齊時，代尙留齊。其後勸燕昭勿入秦，曲折言秦人之詐，其文駿利，尤爲後之策士所樂稱。故此後言擯秦者，遂羣奉蘇氏爲宗焉。厲代皆以壽終，蓋皆踰七十云。

# 厲代年表

民元前	二二三二	(西元前三二一)	蘇秦死
	二二三一	(三二〇)	燕王噲元 蘇厲侍燕質子在齊蘇代在燕
	二二三〇	(三一九)	齊宣王元 蘇代自燕使齊當在此前後
	二二三九	(三一八)	燕王噲三 三晉攻秦 蘇代自齊使燕當在此年或明年
	二二三八	(三一七)	
	二二三七	(三一六)	燕王噲讓國子之
	二二三六	(三一五)	齊宣王五伐燕

二二二五	(三一四)	燕王噲子之皆死 蘇代蘇厲皆留齊
二二二四	(三一三)	
二二三三	(三一二)	秦敗楚將屈丐 蘇代在齊見陳軫
二二三二	(三一一)	
二二二一	(三〇)	魏相田需卒 蘇厲在楚北見梁王
二二二〇	(三〇九)	
二二一九	(三〇八)	
二二一八	(三〇七)	秦拔韓宜陽
二二一七	(三〇六)	秦昭王元 楚圍韓雍氏 蘇代爲齊使秦而過韓 甘茂亡秦奔齊 遇蘇代
二二一六	(三〇五)	蘇代拘於魏應在此稍後
二二一五	(三〇四)	
二二一四	(三〇三)	
二二三	(三〇二)	
二二二二	(三〇一)	楚敗於重丘 蘇厲在楚 秦涇陽君爲質於齊 齊宣王卒 孟嘗君將入秦蘇代在齊諫止之

二二一	(三〇〇)	楚懷王二十九 使太子質齊 蘇厲在楚
二二〇	(二九九)	楚懷王入秦 齊湣王二 孟嘗君入秦
二二〇九	(二九八)	楚頃襄元 田文歸相秦 五國伐秦 蘇厲在楚蘇代在齊
二二〇八	(二九七)	
二二〇七	(二九六)	楚懷王卒於秦 李兌弑趙主父
二二〇六	(二九五)	
二二〇五	(二九四)	秦將呂禮亡奔齊主聯齊秦而排孟嘗蘇代 蘇代去齊當在此稍後
二二〇四	(二九三)	
二二〇三	(二九二)	蘇代自齊至燕當在此前後
二二〇二	(二九一)	
二二〇一	(二九〇)	
二二〇〇	(二八九)	
二一九九	(二八八)	齊秦稱東西帝 蘇代爲燕使齊勸齊釋帝號而伐宋 呂禮重歸秦
二一九八	(二八七)	李兌約五國伐秦 蘇代爲齊見李兌勸定從約

二二九七	(二八六)	齊滅宋 蘇代在齊
二二九六	(二八五)	樂毅爲燕使趙說合從伐齊 李兌卒當在此稍前
二二九五	(二八四)	燕趙入齊 蘇代爲燕使齊至此適五年
二二九四	(二八三)	秦兵至大梁 蘇厲見西周君
二二九三	(二八二)	
二二九二	(二八一)	蘇代蘇厲之卒皆當在此前後

## 〔附〕 鬼谷子辨

又考漢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沈欽韓曰：「今見於史記國策，灼然爲蘇秦者八篇，其短章不與。秦死後，蘇代蘇厲等並有論說。國策通謂之蘇子，又誤爲蘇秦。此三十一篇，容有代厲并入。」今按：秦語見史記國策者均後人僞造，並多與代厲相混，此蓋由後世策士附託，亦未必出代厲之手也。沈氏謂漢志三十一篇有代厲，蓋信。而不知其猶有僞，是辨之猶未盡也。又史記蘇秦傳：「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今按：秦時是否有周書陰符已可疑，



此亦後之策士所飾說以神其事者。然史明謂讀陰符以資揣摩，若使鬼谷真有揣摩書，秦直治其師傳可矣，何煩覓陰符乎！索隱引「江邃曰：揣摩人情，摩而近之」，是爲揣摩正解。而集解裴駰案：「鬼谷子有揣摩篇」，又索隱引王劭曰：「揣摩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今漢志亦無鬼谷子，疑後之僞鬼谷書者，本史記而成揣摩之篇，非史記襲鬼谷而綴揣摩之字也。而秦策則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高誘注：「簡，汰也。練，濯。濯治，疑當作汰。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爲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則高氏亦不以揣摩爲篇名。而云「其年揣摩成」，殊覺不辭。上已云「安有說人主不能取卿相之尊」，下復云「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亦嫌語沓。疑「其年揣摩成」一語，或後人增入，遂若以揣摩爲蘇子書篇名矣。又按虞卿傳，卿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以揣摩名篇，實始見於此。其所載殆多策士游說之辭，卽如韓非說難，亦揣摩之術耳。此皆在揣摩之風大盛之後，後之策士上飾蘇秦以爲揣摩之祖，而又神之以鬼谷，然亦不謂鬼谷蘇秦有揣摩之書也。又漢書杜業傳贊：「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抨擊之，蘇秦書有此

法。」顏師古曰：「今鬼谷子有抵戲篇。」

戲隨同音。

然服虔僅云蘇秦書有抵詭之法，法者術也，謂

其書有此術，非即謂其書有此篇。此亦後之僞鬼谷書者，因服語而造爲此篇，非服氏見鬼谷有此篇，而引爲此注也。又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云云，此由漢前有蘇秦張儀學於鬼谷子之說，故當

時必有造爲鬼谷子言論行事以傳世者。

按史記蘇秦傳：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裴駰曰：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

家。此或可確有其人，或亦策士僞飾。要之其書既僞，其人又無他事迹言行可考，則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可也。

或說苑所引語，即在漢志蘇子三十一篇或張子十篇中，

或出別書，亦不能據此即謂劉向實曾見鬼谷書。余疑漢志蘇子三十一篇，當如沈氏說，即今傳史

記國策所載蘇氏兄弟之辭，而鬼谷子則猶爲東漢後晚出僞書，不得謂今鬼谷子即出漢志蘇子三十

一篇，故復爲之附辨焉。

據史記索隱引鬼谷子語同莊子法儀篇，而鬼谷亡篇有法儀，此必襲之莊書，而後人去之。此亦證鬼谷書不盡在張子蘇子二書中也。

## 九六 楚威王與齊威王同時考

史記越世家：「王無疆當楚威王之時，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

兵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北破齊於徐州。」而六國表楚威王之立，齊威王已死四年。

徐州之役，去齊威王已九年，與越世家相背。今以紀年推考，知惟越世家得其實。楚威王元年，

乃齊威王之十九年，徐州之圍，在齊威王之二十五年。參讀考辨第一三四。也。葉大慶考古質疑特舉此事，以

證史記威宣年代之錯誤。其言曰：「戰國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秦死，而齊宣復用代，使於燕，激燕王厚任子之。三年，燕國大

亂。齊宣王因伐燕。由戰國策而觀，則齊宣伐燕與孟子脗合。司馬公作通鑑，乃於周顯王三十六

年云齊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薨，子噲立。據此則齊宣王正與燕噲同時。溫

公進通鑑表，以爲徧閱舊史，抉摘幽隱，校計毫釐，豈有此大節目不加考究？然卽史記參觀互

考，紀傳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伐燕一事，猶未足決史記之爲誤。獨有一

事，或可爲證。越世家云：「越王無疆北伐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云，正齊威王時。」年表載於顯王三

十六年，爲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歟？然則徐州之圍，既爲威王之時，則宣王非立於顯王二十

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爲得其實。是伐燕爲宣王明矣。大抵卽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則尤可

以辨而破也。」今按通鑑據孟子國策，姑移宣潛之年以爲遷就，雖知史記之誤，而亦未能定齊威

宣潛三君年代之眞。參讀考辨第一二〇，及一二八。葉氏據越世家以證史記之自戾，而亦不能識通鑑之仍非定論也。

今據紀年前後推排，乃始可以得齊燕世系之真相。姑引葉氏之說，以見考古之事之亦未能一探而

卽得爾。至周廣業孟子四考，乃謂：「徐州之圍，由史誤分威宣爲二人，致有歧誤，非止自戾。」

則歧途之中，又轉生歧，引而愈遠，益迷亡羊之所在矣。

楚世家：「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

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竊疑史公此文有謬，以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一節移置威王六年，最爲適合。（參讀考辨第八三。）又黃以周徹季雜著，史說略史越世家補并辨，仍謂兩威王不同時，自誤。惟辨其時越並不爲楚所滅，則是也。余此文僅從史記證兩威王年代之相及，讀者當分別善觀。

又按水經漸江水注：「越王無疆爲楚所伐，去琅邪，止東武，人隨居山下。」是其時越都猶

在琅邪也。

參讀考辨第一一八。

而史記越世家謂：「王無疆時，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齊威王使人

說越，越遂釋齊伐楚，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

州。」楚世家亦載此事，謂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

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竊疑楚伐徐州凡兩役，

參讀考辨第一三四。

無疆與中國爭強，當猶居

琅邪時。楚伐敗齊越，而無疆去琅邪，其時則在楚宣王二十四年之前後。

參讀考辨第一一八。

後楚威王時，

復敗越，殺無疆，而盡取故吳地，則在無疆離去琅邪之後。史所謂越遂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

爲君，或爲王，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者也。而史公誤混說之。今粗爲推校，惜史文闕佚，無

可詳證以著其必然矣。

## 九七 齊因燕文王喪伐取十城乃威王非宣王辨

燕策：「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史記依之。今按燕策誤也。宣王

伐燕在王噲時，其時齊乃威王，非宣王。前二年，威王與魏會徐州相王，至是爲威王之二十五年。宣王之立尙在其後十三年。通觀余前後辨齊世系諸條，則國策之誤自顯。

年，較史表移後十年，亦緣燕策一語而誤。

史記以討子之之亂爲湣王，亦誤。黃氏日鈔謂孟子宣王伐燕兩章，卽因喪取十

城事，亦與孟子原文不合。狄子奇編年辨之云：「所取僅十城，不得云倍地。易王新立，又安用

置君？」燕世家又言蘇秦說齊歸燕十城，則與孟子無涉，審矣。」焦循孟子正義亦有辨，語詳不錄。而余考燕策言蘇秦

說齊歸燕十城語，重有可疑者。燕策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

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曰：燕雖弱，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

強秦爲仇，此食鳥喙之類也。齊乃歸燕城而請罪於秦。」今按秦惠王元年，當燕文公二十五年。

三年，惠王始冠。古禮二十而冠，則其時惠王年不過二十。越二年，燕文公卒。豈秦惠王卽有女

爲燕易王妻哉？惠王十年前，魏未盡納上郡，秦與趙壤地不相接，豈遽遠嫁其女爲燕婦哉？策士

造說者，謂蘇秦相燕，倡合從，秦畏之，故嫁女以納權於燕。齊復畏燕之爲秦婿而歸之十城。其實秦在當時，猶不足畏，其勢遠不及齊威宣之盛。而蘇秦合從之說亦烏有，無論秦嫁女事也。惟蘇秦說齊歸燕十城，則其事或可有，而所以爲說者已不傳。今燕策所存，則後之策士造爲之也。余旣辨蘇秦合從事，因并及此以相發。並見燕策之多不可信。史記蘇秦傳亦採此事，蓋爲燕策所誤。

## 九八 孟子在齊威王時先已遊齊考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玩其語氣，似孟子至宋在去齊之後。閻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慎靚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全謝山云：「所以遊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餽。」今按康王改元，乃在周顯王四十一年，史記誤後十年。

詳考辨第九十九。

據孟子：「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云將行王政者，其爲初稱王將行新政以悅民之徵甚顯。然謂孟子遊宋，正值康王新王之際則是，必謂康王初王之歲，則未見其必是也。惟旣在宋，康王新王之際，則其見梁惠王、齊宣王定在至宋之後。而其去齊

適宋，則必當在齊威王之時，斷無疑矣。崔東壁云：「梁惠王一篇，凡與時君問答之言，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則是至滕至魯，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齊爲前日，在宋薛爲今日，則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齊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鄒，皆滕文未卽位時事，則是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而後至滕也。」其考孟子游仕先後，一以孟子原書爲證，意誠是，而言則猶誤。其謂孟子至滕至魯乃晚年事，皆非也。余考孟子書，其初在齊，乃值威王世。據徐幹中論尚在桓公世，其語不可信，見考辨第七十六。去而至宋滕諸國。及至梁，見惠王襄王，又重返齊，乃值宣王也。崔氏誤以見宣王後乃始去至宋滕，前後相差十許年，請仍據孟子書爲辨。

齊王饋兼金一百，孟子以謂未有處而不受，此必威王之時，孟子猶未仕齊也。若至宣王世，孟子致爲臣而歸，而宣王饋金以驢行，則君臣之間，又何云無處而饋哉？此孟子威王世先已遊齊之證一。

公孫丑下：「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季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此說雖若無據，而實可信。何者？若謂定公之喪，則其時孟子在鄒，固不爲齊卿。若謂弔喪猶在定公前，或尙在文公後，則益遠於事實。謂所弔非君薨，又不應有使貴卿及介往弔之

禮。推此言之，其爲弔文公之喪可知。則孟子見滕文公，固在仕齊宣王之前。而其遊宋，又在見滕文公前。而遊齊尚在遊宋前。此孟子當威王世先已遊齊之證二。又按滕文公卒，當在齊宣王二年至四年間，詳考辨第一三五。

離婁下：「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何也？孟子曰：

夫章子之父，責善而不相遇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事又見於齊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章子母爲父所殺，埋於馬棧之下。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於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後章子勝秦而返。』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父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又謂：『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全氏既誤以章子爲不在威王世，又不知孟子當威王世已先遊齊，故所擬議多誤。公都子之問，孟子之答，其事當尚在章子將兵勝秦之前。通國皆稱不孝者，爲其母葬馬棧之下，而章子不爲更葬也。黜妻屏子，終身不養者，孟子據其前以爲



言，非。要。其。終。以。言。之。也。孟子力辨章子之非不孝，孟子深諒章子之處變而不獲已，未嘗謂章子之非中庸。自章子勝秦歸，威王既明稱其不欺死父，又必爲之更葬其死母，而章子益見親重於齊。觀其後之廢爲齊將可知。不應通國猶稱其不孝。意其時從遊而禮貌之者必多矣，公都子亦何疑於孟子而有此問？余與全氏之說，雖同屬推想，而余說似較有理。此孟子當威王時先已遊齊之證三。

盡心篇：「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孟子謂：「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其語似發於梁敗馬陵之際。公孫丑齊人，蓋其時孟子已遊齊，而丑方及門，故記其一時之問答云爾也。此又孟子當威王時先已遊齊之證四。

至孟子究以何時來齊，以何時去，則書缺有間，無可詳說。今據匡章事，定孟子遊齊當在威王二十四年前。參讀考辨第九四。據宋偃稱王，定孟子去齊當在威王三十年後。則孟子當威王世，留齊至少亦得十八年，此則差可推說耳。

今繼此而推校孟子之年歲：其遊梁乃在惠王後元十五年。詳考辨一五。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計其年壽殆及七十，或已過。而稱孟子曰叟，叟是長老之稱，則孟子之年決不下於六十，或亦竟及七十矣。周廣業云：「其不稱夫子而曰叟，正以年齒相當，而王差長，故以此爲尊。」不應至此時始出遊。其前孟子遊宋，在康王稱王初年，則孟

子年亦已五六十間。又其前孟子先遊齊，與匡章交，則四十五十之年也。

史記：「先遊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

王。先齊後梁不誤，特不知孟子先遊齊當威王世耳。至孟子書序見梁惠王齊宣王在前，而次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於後者，以鄒滕皆小國，故並書於後。日知錄集釋七引衛曰：「孟子游歷先後，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之任，之辭，而後之梁，之齊。」以游梁齊在宋滕後，最爲得之。惟以之辭謂在歸鄒後，似誤。又不知孟子先曾游齊耳。

據此，孟子之生，最早在周安王十三四年，離子思之卒至少在十年外。孔叢記孟子見子思，子思以無介爲疑，子思告以昔從夫子於郟，遇程子云云。王謨

駁之曰：「按左傳，孔子見郟子在昭公十七年，孔子時年二十八。按以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推之，則是年孔子年二十七。」伯魚尚

幼，子思安得遂從夫子？孔叢不可信率類此。江永羣經補義云：「孟子之言，予私淑之人，人

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接。」崔述亦云：「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有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特爲附

辨於此。孟子外書性善篇，孟子自謂學于子思之子子上。又文說篇，有孟子問於子上，子上謂孟子語。余考孟子幼年，子上亦已先卒。（詳考辨第六三及一四八。）外書所言亦不可信。

## 九九 宋偃稱王爲周顯王四十一年非慎靚王三年辨

宋偃元年，在周顯王三十一年，已詳考辨第九一。史云：「偃立十一年而稱王」，高誘注呂氏春秋禁塞，

順說篇均同。則乃周顯王之四十一年也。而史誤以爲宋偃初立之年。循是下算，至周赧王二十九年，齊

滅宋，偃凡稱王四十三年。高注順說作四十五，注禁塞作四十七，皆誤。合前十年，爲在位五十三年也。偃之稱王，去魏齊

徐州相王已六年，而尚在秦韓燕趙稱王之先，故頗爲當時所嫉視。今據孟子書，萬章問：「宋小國，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又觀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其政當有可觀。而國策記其射天竺地，世家書其淫於酒色，並皆謂之桀宋，與孟子萬章之言迥別。蓋出於一時忌嫉之口，非信史也。全祖望焦循皆爲宋偃辨誣，良非無據。參讀考辨第一三〇。史記又稱：「宋偃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考之諸國世家及年表，皆無其事。梁氏志疑亦辨之。呂覽禁塞：「宋康死於溫」，高注：「溫，魏邑，康王敗魏於溫，與齊楚魏爲敵，齊楚魏滅之，故曰死於溫」，似據史爲說，疑不足信。抑余於王偃故事，又別有見。雖若虛臆無證，而考古之事，固時有不限於實證者。則姑陳吾說，以備一見，或亦爲深思眇慮之士所樂聞也。

## 〔附〕 宋王偃卽徐偃王說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騊駼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韓非五蠹：「徐偃王處漢東，漢疑應作漢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淮南人間訓：「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二國。陸疑應作割，下引後漢書同誤。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

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後漢書東夷傳：「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得騶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卽本此爲說。此徐偃王之故事也。史記正義引「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行有周衛，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此事非實。」崔述豐鎬考信錄亦辨之，謂：「前乎穆王者，有魯公之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警徐方，徐方來庭。』則是徐本戎也，與淮夷相倚爲邊患，叛服無常，其來久矣。非能行仁義以服諸侯，亦非因穆王遠遊而始爲亂也。且楚文王立於周莊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餘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與之共伐徐乎？」今按荆文王伐徐者，韓非也。謂楚莊者，淮南也。謂周繆王者，史記秦本紀也。混韓子史記爲一談者，後漢東夷傳也。繆王之事，不載於周紀而見諸秦本紀，此自秦人稱其祖造父，欲神其技，大其功，因附會於偃王之事。趙世家又載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此本以著異聞，非以爲信史。故滅之於周紀，而存之於兩家。史公之意，至慎至顯也。

馬氏繹史亦云：「史稱造父御王巡狩，見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馳千里馬，攻破之。豈王之貳車，遂足以制勝？抑六師之衆，威有此捷足哉？史不錄於周本紀，亦不過雜采異說以傳疑。」此說發明史例，極爲有見。余辨史載蘇縱橫傳說之妄，亦用此

例，參讀考辨第九五。又按檀弓載徐大夫客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不知此駒王屬何時，蓋非行仁義之偃王可知。若謂今秦紀趙世家繆王故事，由徐駒王而來，則仍與徐偃王行仁義而見滅於楚者不同。蓋徐偃王自與宋王偃有關，不必以徐駒王疑之也。至楚文王時，考之春秋傳及楚世家，均無徐偃王事。楚成王伐徐，齊桓公救之，徐恃救而敗，見左傳僖十五年。徐爲吳滅，徐子章羽奔楚，見左傳昭三十年。

此韓說之妄。然稱徐偃王以仁義滅國，則三說皆同。余疑徐偃王卽宋王偃，其見滅時，惟淮南楚

莊王之說得之。宋稱徐者，戰國時宋都蓋遷彭城。韓世家：「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年表亦載此語。其時宋當休公世，蓋已遷彭城，而史闕不載。蓋宋都商丘，其地四望平坦，無險

可守。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自楚拔彭城以封魚石，晉悼圍之，重以昇宋，而彭城乃爲形

勝所必爭。宋之徙都，實與趙徙邯鄲，韓徙鄭，魏徙大梁同意，皆就衝要以自鎮。故宋亦稱徐，

卽指新都彭城言。如韓稱鄭，魏稱梁，是也。彭城皆立徐州，至今猶稱。淮夷徐戎，素屬商。故商宋亦得稱也。又史記封禪書：「周之

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始皇本紀：「二十八年，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亦宋

都彭城之證。語詳後。漢東夷傳稱偃王處潢池東，水經濟水篇有黃水黃溝，其東爲沛，秦之泗水

郡，劉備徐州治此。又南爲彭城，東爲武原徐山。泗水注作徐山。此卽偃王之國矣。云其地方五百里者，

宋策墨子說楚，亦言宋方五百里也。偃王者，疑乃王偃之倒。考謚法無偃。秦本紀集解引：「尸

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駟謂號偃由此。」此語無稽，而可以證偃之非謚。志疑云：「偃身死

國亡，未必有謚。然國策墨子呂覽新序諸書，俱以偃謚康王，而荀子王霸篇稱爲宋獻。楊倞注

曰：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諡，故不同。」則是王偃諡康諡獻，於當時本非通行，故野人小民，遂乃倒王之名以爲稱。莊子列禦寇：「曹商爲宋王使秦。」釋文：「司馬云：偃王也。」則王偃後固亦稱偃王矣。謂其見滅，惟淮南楚莊王之時得之者，楚兩莊王，一在春秋時，考之春秋傳及楚世家，莊王元年伐舒蓼，十三年衆舒叛，楚滅舒蓼，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如是而已。一在戰國時，頃襄王又稱莊王。左氏傳備載莊王事，亦不似有所謂徐偃王，割地而朝者三十二國，而見滅於楚也。參讀考辨第一三一。六國表宋滅當楚頃襄十三年，故淮南以爲莊王也。宋亡於齊，其後楚得其淮北徐地。當時盛毀之者，擬之桀紂，蓋出諸列國之君卿。而宋之小民，則口道仁義不能忘。凡今先秦書記宋偃之不道者，皆本列國史記。而宋以國亡無史，其仁義之設施，已不足自傳於後世。惟野民小人之所稱譽，謂徐偃王行仁義而亡國者，其流傳失真，乃誤以爲春秋之徐，或乃以謂在楚文王時，或乃以爲當周繆王之世。傳者弗深考，乃不知其卽宋王偃。古事流傳，其漫漶流衍如此者多，不足怪也。

又按：荀子非相列舉徐偃王仲尼周公皐陶云云，似徐偃王年代最在後，則亦非周繆王及春秋楚文莊時人矣。此篇列之聖賢之儔，而王霸篇又並稱宋獻齊潛，此則時人對宋偃評量本不一致，非相亦不必出荀卿手筆耳。

# 〔附〕 社亡鼎淪解

年表周顯王三十三年秦下，書「宋太丘社亡」。封禪書：「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亦自顯王三十三年起算。漢書郊祀志：「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此均無稽之談，然有可以推覘宋偃稱王時傳說之一斑者。社亡，王先謙曰：「索隱引應劭曰：云亡淪入地，非也。案亡，謂社主亡也。」宋策謂康王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此謂康王暴悖自絕於天，因是有社亡之說，謂天示以將亡之兆也。鼎淪者，鼎爲國家有天下之禎祥。左氏稱楚子問鼎輕重，而不敢有。今鼎乃入宋而淪於泗水彭城之下。彭城，宋都也。此亦宋德不足有天下之證。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有鼎震之兆。」然此雖毀譏之辭，必當時先有周鼎歸宋之說，乃云其淪沒於泗水。則鼎淪之毀，實承鼎歸之譽而生。鼎本商物，周人有之。周德既衰，商行仁義，鼎乃重歸商。慮當時宋康行仁政，愚民厚德者，當有此言。故諸侯之忌嫉益甚，乃於其稱王後之一年，而曰鼎淪於泗水矣。蓋宋之稱王，在周顯王四十一年。漢書記四十二年社亡鼎淪，實承舊史記載而來。

封禪書云：「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

是謂商周之德均不足以復有天下也。亦以社亡鼎淪並言，惟未著年代。又年表附宋於齊，而此事書於秦表，或由史公採之秦史而未經移正耶？又考秦本紀稱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臍而死。甘茂傳稱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合兩說而論，武王既卒於周，知舉鼎亦在周。孟子疏引帝王世紀謂：「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口血出」，是其證。余疑此亦當時傳說，猶如楚子問鼎輕重，而王孫雒謂在德不在鼎。秦武欲通三川以窺周室，竟如其願，身至於周而卒。時人遂謂武窺周鼎，而德不堪之，遭愆而死，因譏之曰舉鼎絕臍死矣。其事與鼎淪之說相隔十九年，而推論根源，實出一致，因附辨之。又按周本紀：「周君王赧卒，周民東亡，秦取九鼎寶器」，此秦人之誇詐也。既已不得周鼎，猶且誇詐於諸侯，曰我得周鼎矣。乃以著之史，而史公承之。又始皇紀：「二十八年，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此秦人之貪愚也。既已詐於天下，曰我得周鼎矣，而猶不忘情於真取，而信其真沉於泗水，乃不覺忘其前言，過彭城則祠以求之，而史公則據以爲載。今史記正義及通考，乃謂一飛入泗水，八入於秦中，則既爲秦人所詐，又過秦人之愚矣。夫漢得秦寶，不聞有鼎，此乃秦未得鼎之驗。水經泗水注：「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謂鼎伏」，此乃鼎未淪泗之驗。沈欽韓曰：「九鼎之亡，周自亡之，虞大國之數甘心也，爲宗社之殃。又當困乏時，銷毀爲貨，謬云鼎亡耳。」此雖虛臆，最爲有情。余謂宋都彭城，王偃行仁政，小民心向，列國君卿忌嫉，甚加毀誣。又其稱王在顯王三十二年，及其國亡，遺民猶傳徐偃王，蓋亦會於虛而知之。

太丘屬沛，在河南永城境，距商邱彭城略相等。



〔附〕 戰國時宋都彭城證

余考戰國時宋都彭城，又別有說以爲證者。水經睢水注：「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成

王封微子啟於宋，以嗣殷後，爲宋都也。秦以爲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爲碭郡長。天下既定，五

年，爲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漢以睢陽爲梁，蓋承戰國地理言之。宋亡已在戰

國晚年。竊疑睢陽爲梁，猶在宋亡之前。蓋宋先已遷都而東矣。故漢乃以睢陽爲梁國。此戰國時

宋東遷，不都睢陽之證，一也。莊子人間世：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司馬彪曰：「商之丘，今梁國睢陽縣。」今按：此亦證莊周著書時，宋已不都睢陽，否則周亦不稱爲商之丘也。又泗

水注：「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漢志外黃補注：「

王先謙曰：春秋宋黃邑，戰國屬魏。故國策蘇代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亦稱外黃，見魏

世家，太子申過外黃。張耳爲魏外黃令，見耳傳。」是外黃在齊魏馬陵之戰時，固已屬梁，否則魏

軍不得蹙人之別都以爲戰。集解云：「外黃時屬宋」，非是。宋策曰：「過宋外黃」，蓋襲史文而增宋字，不足據。外黃與睢陽相近，外黃既爲魏有，

睢陽之西蔽已失，敵氛及於國都，宋決不安。此宋在戰國時東遷，不都睢陽之證，二也。泗水篇

云：「泗水又南過平陽縣西」，注：「縣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

九年，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朱右曾云：「平陽故城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其時梁之東鄙，已遠及鄒兗若。宋都睢陽外黃，則爲近在梁肘腋之裏，何緣及齊同師？魏策蘇秦說魏合從，亦曰：「魏地東有淮潁沂黃，黃棗無疎。」若宋都睢陽，魏境不得遠包淮沂。又韓世家集解引紀年：「齊宋圍黃棗」，其事在魏哀王七年。後漢郡國志黃棗在濟陽郡冤朐縣。魏境是時猶東達今山東之曹州。此以地勢言之，又知其時宋必東遷，不都睢陽之證，三也。又淮水注：「惠成王十七年，宋景黻，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王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漢志襄邑，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史記正義：「襄陵，今歸德府睢州也。」程恩澤國策地名考：「襄陵在歸德府睢州西一里。」又齊策：「犀首以梁與齊戰于承匡」，程氏地名考：「承匡在睢州西三十里。」今考惠成十七年，田期伐魏東鄙，敗魏於桂陽，遂乘勝深入，而宋衛會之，至於襄陵。時襄陵已屬魏。襄陵在外黃睢陽間，距睢陽尤近。宋於其時殆已避梁而東矣。此宋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四也。又淮水注：「王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戰國策：「邯鄲之難，楚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此蓋卽一時事。程恩澤國策地名考云：「睢濊，二水名。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浪蕩渠，東南流至宿遷縣，合泗，亦曰睢口，卽汴水支流也。濊水本名渙水，由永城縣東南流入宿州西南境，又睢水支流。二水之間，當在今商邱古睢陽縣。寧陵睢州一帶。魏之

東南境，楚之東北境也。」據此則睢澱之間，實逼宋都。楚魏接壤，宋非遷居無以自安，其證五也。齊策蘇秦按字當作代勸齊王釋帝而舉宋，其言曰：「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此言宋之疆域甚備。且宋偃之世，宇土方廓。然今考之，陽城史記作陽地。集解裴駰云：「濮陽之地。」程氏地名考：「濮陽今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三十里。」淮北，史記正義：「徐泗也。」地名考云：「沛即淮北。」東國，正義謂下相，張氏釋地：「下相故城在今宿遷縣北七十里。」平陸，正義：「兗州縣也。」然則宋之邦域，西不及於歸德商邱，否則烏言乎有陰平陸而梁門不啟哉？此宋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六也。又秦策或人之說秦王曰：今誤作黃歇，詳考辨第一三二。「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程氏地名考：「方與，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北。胡陵，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留，今沛縣東南五十里。碭，今徐州府碭山縣東三里。蕭，今縣北十里。相，今宿州西北。鉅，今宿州西南九十里。」則所謂故宋者，北及濟寧，南至蕭宿，中包沛碭，襟帶徐彭，爲之藩翼，而獨不及睢陽。睢陽豁在西陲，縱列版圖，未可寧居。此宋都東遷，不在睢陽之證，七也。張氏琦國策釋地云：「宋地自今歸德府以東，江蘇之徐州府，安徽宿亳二州，北有山東曹州府之荷澤曹縣定陶單縣城武鉅野，濟寧之金鄉魚臺，皆是。」夫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固已無常。然諸家言

宋地，終不及歸德以西。則又宋都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八也。故當時言宋，列諸泗上十二諸侯之列。楚策張儀爲秦連衡，說楚王曰：「破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高誘以十二諸侯爲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見秦策注。齊策亦云：「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又曰：「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宋列泗上，與鄒魯滕薛邾莒費郟同稱，則其都東遷，不留睢陽之證，九也。又齊策：「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史記正義：「淮北謂徐泗等州。」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自沂沭以南，古所稱淮北地也。」宋在徐泗淮北，此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十也。史記張儀傳：「儀與齊楚魏三國相會齧桑。」參讀考辨一〇七。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顧觀光云：「漢志沛郡有小桑，卽齧桑也，在今蒙城縣北三十七里。」張儀與齊楚魏三國會，諒不在宋地。此又宋已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十一也。睢水注：「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卽伯姬嬪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塚。」共公前爲文公。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則爲文公十七年。文公二十二年死，共公立，宋遷而東，蓋當都城殘破之後，兼以避敵。非在文公之晚世，卽共公之初年矣。共公十三年卒，平公立。三年，楚伐彭城，封魚石。四年，晉誅魚石，歸宋彭城。以宋都相，彭城近之，故楚伐彭城而置魚石以逼宋。若宋都睢陽，則彭城僻遠，不足患矣。此宋都自春秋時已徙而東，證十二也。

又春秋襄十年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偃陽尚在彭城東北，正以宋都東遷，故

其朝臣得遠封至此，證十三也。桓司馬石柳亦在桓山，近彭城。程氏地名考云：「在徐州府東北二十七里，下臨泗水。」證十四

也。說苑立節：「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趙在阿而宋屠單父，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

誅宋。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吾在

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若是而生，何面目見天下士？遂立

槁彭山之上。」竊疑彭山者，彭城之山。今徐州東北三里有彭城山，西五里有大彭山。康公卽康王。稱其病死者，國策云：

「逃倪侯之館，得病而死也。」是又宋都彭城不都睢陽之一證，證十五也。又觀於六國表「韓文

侯伐宋到彭城，執其君」，與夫鼎淪泗水彭城下之說，則宋都彭城，不都睢陽，斷可定矣。楚策一

昭奚恤彭城君議於王前。一高注：「彭城屬楚。」又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田嬰初封彭城」，疑齊楚彭城非一地，蓋如巴蜀分屬秦楚，上黨分屬三晉之類。又春秋時徐國，在今安徽泗縣，東北距徐州彭城可二百里。

又按史記宋世家云：「齊楚魏滅宋而三分其地。」漢志亦云：「宋爲齊楚魏所滅，三分其

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吳師道注國策辨之曰：「蘇代說燕曰：『齊南

攻楚，西困秦，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又說秦曰：『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

秦。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是乘滅宋之

強，并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地，豈其實哉？樂毅謂燕昭王曰：『王欲伐齊，莫若結於趙。且又

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史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淮北。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張琦戰國策釋地不信吳說，謂：「假使齊獨有宋，則齊界至開封，詎聞有是乎？」余謂張駁固是，而吳辨更的。齊界固不至開封，其實宋界已早不至開封也。漢志所謂魏得其梁陳留者，當戰國初年，宋早已東移，魏之有梁陳留，不俟齊滅宋時。如此庶得當時情實也。戰國時宋都彭城，又可證之於孟子之游踪，參讀考辨第一一〇。又按：水經濟水注：「荷水又東逕東繒故城北，故宋地。鄒衍曰：余登繒城以望宋都者也。」東繒今山東金鄉縣東北二十里，地距商邱銅山，遠近略相似。即衍所指係舊宋都，亦無礙於此篇之闡說也。

又按：水經濟水注引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

陳蔡之間。」全祖望經史問答本此，謂：「開鴻溝，通淮濟，始於徐，繼於吳。」余意春秋諸國，

城築都邑時有之。至於掘溝通渠，舟行千里，則事殊少見。自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引漳水

溉鄴。梁惠王十年，入河水於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水經渠水注引紀年。又云：「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

衣水來歸。」水經青衣水注引紀年。魏襄王時，又有史起爲鄴令，亦引漳水溉鄴。又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八

年，漳水大出。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之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之南。八年之中，再徙巨

浸。而稍後秦亦有李冰鄭國。史記河渠書謂：「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

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

守冰鑿離碓，辟洙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下又敍韓人水工鄭國，爲秦鑿涇水，秦以富強。大抵水利之事，盛興於戰國。竊疑鴻溝之成，蓋戰國梁宋之力爲多。亦必東方水道日闢，而陶衛處其中心，遂成一大都會，乃有陶朱公以鉅富著。此未必在越句踐時，亦未必即范蠡，參讀考辨第三四。全氏以鴻溝遠推春秋時徐偃王，未必是。而若徐州志所記可信，則余論徐偃王即宋王偃，疑其都彭城，又得一證。而宋偃通溝陳蔡之間，又可補故宋文獻之一節也。

## 一〇〇 秦始稱王考

志疑云：「秦惠稱王，秦紀秦表均不書。而楚世家懷王四年，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附書之。今按：是年實齊威王三十三年，史記誤。張儀傳亦云：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

王，是年乃秦惠十三年也。明年改元，正以稱王之故。」今按秦惠稱王，後齊魏相王九年。後宋偃稱王三年。志疑考齊宋稱王之年均誤。詳考辨九二又九九。雷氏義證謂：「是年，魏將公孫衍致王號於秦

趙韓燕中山，秦先受之，稱王改元。秦本紀曰：惠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即

謂此也。」此說亦誤。秦本紀魏君爲王，魏乃秦字之譌，詳下考。據張儀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則秦乃自王，不待魏之致王號。諸書亦絕無言犀首致王號於秦者。五國相王，秦不預其列，辨詳後。

## 一〇一 韓始稱王考

史記秦本紀：

「惠文君四年，齊魏爲王。」

索隱云：「齊威王魏惠王是也。年表作齊宣王，誤。」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

王，韓亦爲王。」梁氏志疑云：「魏惠稱王在惠文四年，此紀已書之，而是年紀與秦表復書魏君爲王，何歟？周紀正義引秦紀云：惠王十三年，與韓魏趙並稱王，所引與此異。且秦紀無其文，當必有誤。蓋是年秦惠稱王，故書月書日以別之。魏字乃秦字之誤。燕世家書燕君爲王，是其例也。若表中魏字乃羨文，表例但書君爲王也。不然，魏君爲王，奚以入於秦表乎？至韓宣惠爲王，在秦惠更元之二年，誤書於是年耳。」今按：梁氏謂魏君爲王，乃秦君爲王之誤，並以燕世家爲例，是也。惟韓之稱王實始是年，則韓亦爲王句並不誤。考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韓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於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索隱此文，五月前誤脫



八年二字，詳考辨一威侯卽宣王也。韓之稱王，正在威侯八年五月會魏巫沙之後，蓋是魏韓相王，猶如魏齊會徐州而相王也。是年卽秦惠文王十三年。蓋秦先稱王，韓亦繼之。至秦惠更元之二年，五國又相王，有韓魏。然韓魏自徐州巫沙兩會，皆已先王，不必以此而疑韓之稱王必在五國相王之年也。周紀正義約舉其事，而云：「惠王十三年與韓魏並稱王」，衍一趙字，或趙乃齊字之誤。

## 一〇二 韓宣惠王卽韓威侯考

史記韓世家：宣惠王立，索隱云：「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於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卽以爲宣惠王之年。又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諡。則韓微國小，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今按索隱此條所引，已爲後人改亂，而痕跡猶可考見。今證以當時史實，重爲校正如次：

- 一，五月梁惠王會威侯於巫沙，五月上應脫「八年」二字。

據史記秦本紀，秦惠文王十三年，韓亦稱王，是年爲韓威侯八年，其證一。參讀上又若同爲七年事，既與邯鄲襄陵句下不著何月，而其下忽著五月十月，於文法亦不合。今若正爲七年云，八年五月云云，十月云云，則文理順愜矣。其證二。陳氏集證謂：「既與趙圍魏襄陵，豈未踰年即朝梁，最爲錯謬，閱者毋爲所惑。」則大誤。梁玉繩亦不信索隱，故論紀年多失。

二，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世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當正爲下敗韓舉在「梁惠王後」八年，而此世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

據今索隱原文：「五月，梁惠王會威侯於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云云，

則威侯之即鄭宣王，亦甚明顯。惟索隱不之知，故曰不見威侯之卒矣。然索隱既認威侯與宣王爲兩人，則七年十月已有鄭宣王朝梁之文，此下不應再有威侯。若其下又云威侯八年敗韓舉，豈不可怪，而索隱何竟置不言？蓋索隱引紀年敗韓舉在梁惠王後元八年，而今史記即以爲在韓宣王之八年，故索隱以爲可異耳。參讀考辨第一三四今索隱此條，其前既脫「八年」二字，此處惠王八年，又譌

爲威侯八年，遂致乖戾難讀。又按蘇秦列傳索隱引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合之紀年，

宣王之爲威侯，灼然甚顯。惜其此處又下「不見威侯之卒」一語，遂使後人紛紛辨訂，不得其

解。梁氏人表考云：「竹書宣王之前有鄭威侯，索隱以爲不可考，或疑即宣王，未審。」郝懿行紀年通考謂：「梁惠成王元年方稱韓共侯，旋稱韓懿侯。周隱王元年之鄭宣王，即顯王三十八年之鄭威侯。俱一人而有兩稱。索隱因不見威侯之卒，誤

分威侯與宣王爲二人。」此說極析。然亦不知索隱有爲後人改亂處也。陳逢衡竹書集證，亦定威侯宣王爲一人，而於索隱此文，全未論及。至洪頤煊校紀年謂：「鄭宣王卽韓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記齊宣王，紀年作齊威王，其證也。」則又得諸韓而失諸齊矣。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竟認威侯宣王爲兩人，最誤。

又同篇「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云：「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今按此亦有誤。

三，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當正爲其敗當「梁惠王後」八年。參讀者辨第一三四。

據索隱原文云：「紀年與史記不同」，若爲韓威王八年，則本無不同。威侯亦不當稱威王也。此緣索隱雖屢引紀年，而本不之信。故曰：「紀年之書，多是譌謬，聊記異耳。」語見燕世家。故

於威侯宣王不能明定其爲一人，而輕曰「不見威侯之卒」。後人益滋疑誤，既認威侯與宣惠王爲兩人，遂并改索隱引及惠成王者爲威侯，而索隱原文乃益增其繆戾。此所以古書之難通也。

## 〔附〕 韓舉乃趙將非韓將辨

又按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於桑邱。」集解徐廣曰：「韓舉，韓將。」

肅侯二十三年，正梁惠成王後元八年。水經河水注：「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於平邑，邯鄲之師敗

通，獲韓舉，取平邑新城。」程恩澤戰國地名考：「平邑有二。地理志，代郡有平邑縣，在今山

西大同府陽高縣西南，原注：「亦在靈邱縣西北。」此趙之平邑也。史記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卽此。括地志，

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在今直隸大名府南樂縣東北，此本趙地而齊取之者也。竹書

晉烈公五年齊圍平邑，九年取平邑，卽此地。」田盼韓舉平邑之戰，余考蓋在惠成王後元八年，

與趙世家桑邱之役乃同時事。參讀考辨第一三四桑邱，正義引括地志，在易州遂城縣界，則此平邑，亦應

在靈邱西北。蓋兩邑同屬代郡，齊趙之戰，無緣有魏。齊自敗趙，更不涉韓。史公誤認韓舉乃韓

將，故以入之韓世家。又誤認梁惠王後元八年爲韓威侯八年。索隱明引紀年在梁惠王八年以相

校，後人又率改索隱以就史文，異同之迹遂泯。而史公於趙世家尙幸存其本真，惟又牽涉及魏，

則仍誤。至索隱集解亦均本史文爲說，同認韓舉爲韓將。紀年僅記獲韓舉，未言韓舉之死，索隱

遂疑其先爲趙將，後又入韓。蓋索隱雖屢引紀年，而本不之信，故曰：「紀年之書，多是譌謬，

聊記異耳。」見燕世家。如此處韓舉明係史誤，而索隱爲此廻護，亦不確守紀年也。

又梁氏志疑論此事云：「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桑邱，爲韓宣王六年。年表

韓宣王八年，魏敗我韓舉。則趙之韓舉已先二年死矣，疑此別一韓將，而趙將適與同姓名爾。索

隱既云是韓將不疑，而又引紀年趙將韓舉之文，謂舉先爲趙將，後入韓，非也。紀年所載多舛，

當擇而取之。卽如韓舉，紀年於威烈王十六年書齊獲邯鄲韓舉，於隱王四年書魏敗趙將韓舉。若是一人，無論既爲齊獲，不應仍爲趙將，又忽爲韓將。而其爲魏敗時，逆數至爲齊獲之年，已百歲矣，韓舉若是之壽耶？其誤明甚。」然索隱雖誤，尙可卽誤以求是，捨索隱則無以見紀年之真矣。梁氏不知索隱所引紀年，與今本僞書不同，而引今本僞說以折索隱，疏失更甚。而今本僞紀年之誤，則又有可得而論者。其引齊田盼獲韓舉在威烈王十六年者，誤據水經河水注以其事在晉烈公十年故也。參讀考辨第一三四。其於隱王四年又書魏敗趙將韓舉者，其事本在梁惠王後元八年，今本僞紀年又誤以爲梁惠王卒後之八年，故遂別見於此也。然則卽據今本僞紀年，亦可證成余定其事在梁惠王八年之說。而今本又不以韓舉爲韓將，亦可證成余辨史公及集解索隱認爲韓將之誤。梁氏於紀年未識今本之僞，故所辨訂多失之，亦可憾之事矣。

卽如此處，謂趙韓同時有一將，各名韓舉，其爲烈公十年被獲者，亦由不能辨水經注之誤。牽強難信，不辨可見。雷氏義證謂：「此韓舉非

## 一〇三 荀卿年十五之齊考

史記孟荀列傳謂：「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至襄王時，而最爲老師」，顧不言其來齊

在何時。劉向序荀卿書，則曰：「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至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應劭風俗通窮通篇則云：「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三說相舛，以後爲是。

郡齋讀書志引劉向序亦作十五。疑今作五十者皆誤倒。

何者？曰游學，是特來從學於稷下諸先生，而不名一師，非五十以後學成爲師之事也。

黃以周亦謂：「游學必幼年事，五十游學，斷無是理。」惟其他論荀子處多誤，見微季雜著文鈔讀荀子。

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稱，非五十以後學成爲師之名也。

史記賈生傳：年十八，能誦詩屬書，河南守聞其秀才。潘安仁楊仲武詩：妙年之秀。皆其證。

曰始來游學，此對後之最爲老師言，謂卿始

來，尙年幼，爲從學，而後最爲老師也。且荀卿於湣王末年去齊，至襄王時復來。

詳考辨第一三六，及一四三。

則始來者，又對以後之一再重來而言也。據此則荀卿之齊，其爲十五之年，明矣。考威王卒，在

周慎靚王元年。荀卿游學，當在威王晚世。史記儒林傳所謂：「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威

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是也。

全謝山鮑琦亭集外編，讀荀子謂：「考儒林傳，齊威王招天下之士於稷下而荀子客焉。」殆卽指此。

其後又曾至

燕。韓非子難三云：「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僂。」燕王讓國子之，爲慎靚王五年。去

威王之卒四年。其時荀卿至少亦當二十四五歲。循是上推，則荀卿之生，當在周顯王三十年前。

循是下究，至春申君之死，荀卿年已一百零三歲。荀卿其時尙在人世與否不可知。史記謂：「春

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終老蘭陵。」其語未足據。詳考辨第一四〇。要之荀卿蓋亦壽者也。

李斯遊秦辭荀卿，其時荀卿年當九十三四，荀卿決至是尙存也。又考燕王噲讓國之歲，孟子猶未退隱，而荀卿已以秀才有名譽。孟子外

書謂：「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論性」云云。外書固不可信。荀子趙人，亦不當云自楚。然

孟荀相見論學，則非不可能之事。外書又云：「鄒衍請受業於孟子。」余考兩人年世不相及，此必誤。又稱：「孟子

孫龍。其爲淺人僞作之迹尤顯。此特言孟荀年世可相及，非以外書證也。

## 一〇四 齊魏韓會平阿及齊魏會甄考

史記孟嘗君列傳：「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

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索隱云：「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

十三年會齊威王於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

據此知會平阿在惠王後元十一年，會甄在惠王後元十二年。知索隱十三年係後元者，索隱承上後

元十一年言，故十三年不更著後元字。又云與此明年會甄文同，則知索隱十三年本係十二字誤

也。時當齊威王三十四三十五年，其年五國相王。史公既不知惠王有後元，故魏世家以會平阿會

甄移歸惠王三十五三十六年，而明年謂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魏年既誤，齊亦依之，

而謂是宣王之七年矣。志疑云：「表及魏與田完世家亦作會平阿南，非東阿。而平阿之會止魏齊二王，無韓昭侯。」今按魏策：「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入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此條正指平阿事後。時惠王在位已四十七年，故朱倉云。然則平阿之會有韓，非虛矣。且其前一年，韓宣惠王會惠成王於巫沙而始稱王，故今年魏與韓同會齊於平阿，蓋以乞其認可。

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云：「索隱韓昭侯當作鄭宣王」，則是也。

雷氏義證云：「平阿卽東阿，蓋自馬陵之敗，魏因田嬰以修好於齊，至此已十餘年。集解謂平阿在沛郡，非是。沛之平阿乃楚地，東阿乃春秋之柯，戰國時謂之阿，齊威王烹阿大夫是也。在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東南與東平州接壤。甄齊邑名，卽春秋莊公十四年會於甄者，本爲衛邑，趙成侯嘗取之，此時屬齊，地在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以史傳證之，卽詩傳說苑會於郊，惠王問寶之事。」又曰：「戰國秦策曰：『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魏策惠施告惠王曰：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又曰：『田嬰納魏王而與之並朝齊再三。呂氏春秋不屈曰：『惠王布冠而拘於鄆，齊威王幾弗受。戰國之士游說騁辭，實多誣誕。阿鄆二會，由於齊魏相王，合從攢秦，與馬陵之敗無與。甄之會距馬陵且二十一年矣。』」

按實二十年。

今策文俱連屬爲辭，殊不



信。呂覽拘甄之說，秦策作身布冠而拘於秦，蓋拘秦是也。二十八年敗於馬陵，二十九年秦即詐虜公子卬，使少師勒師近郊，供其會事。前之丹衣星旗，變置而從侯服，承秦命以朝天子，此即所謂拘於秦也。」今按雷氏辨阿甄二會無預於馬陵，是也。而邊秦策，謂惠王拘於秦，則大謬。惠王雖敗於馬陵，霸國餘威未熄，豈遽有拘於秦之事？謂阿甄之會由於齊魏相王，亦非。齊魏相王會徐州，不會阿甄。會阿甄乃五國相王時矣。謂合從攢秦，尤誤。時秦尚不足攢也。詳考辨九十五。又按梁齊本深仇，惠王雖聽惠施，結好於齊，然常不忘一報之心。其獻河西納上郡於秦，似亦求緩西鄰以務東顧。張儀乘隙抵瑕，惠王爲所惑，遂折而親秦，詳考辨第一〇七。

## 一〇五 五國相王考

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今按齊魏相王，其謀發於惠施，在惠成王之後元年。五國相王，其事主於犀首，在惠成王之十二年。皆自魏發其端。中山策云：「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齊之欲廢中山之王，猶楚之圍徐州，欲廢齊之王也。與事參謀者爲田嬰張丑，皆威王臣。觀齊策一。其時爲威王之三十五年。張丑曰：「同欲者相憎，同

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皆在負海。今召中山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據此則齊自不在五王之內。高誘以齊趙魏燕中山爲五王者，非也。其時楚本稱王，齊亦稱王，魏亦稱王，宋與秦亦稱王，韓亦稱王。而宋韓外，魏勢最弱。犀首，魏臣也，約結於趙。魏趙爲主，又聯韓燕中山，相與稱王。蓋魏欲以此多結與國，以與齊秦抗衡。梁於親齊親秦外，又關此一路，要之爲外強中乾。其情勢固甚顯。齊則欲割地賂燕趙以攻中山。以魏爲謀主，韓去中山遠，又其稱王亦與魏相約，故於五國中獨離間燕趙。其後燕趙卒俱輔中山而王之，而五國相王之事遂定。趙武靈獨不稱王而稱君者，實不過一時對其國人爲矯情而邀譽，亦以年少自謙抑，而國際往來，從此皆相王矣。魯世家：「平公立，是時六國皆稱王。」余考平公元年乃周顯王四十七年，其前一歲，正惠成王十二年，五國相王在是年，致礪。是年即趙武靈王三年。而趙世家乃謂：「武靈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梁氏志疑辨之云：「趙不肯稱王在三年，非八年也。而八年乃武靈稱王之時，故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今按梁氏謂趙獨不肯稱王在武靈王三年，說猶有據。謂八年乃稱王之年，則未見其必然。梁氏亦不能自堅其說，於周本紀又論之云：「考世家，武靈王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于韓，則趙之爲王，其在愼覲之六年乎？」是又直以史載王召公子職之年，謂即趙稱王之年。不悟史記於前已書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武靈王少云

云，凡及武靈莫不以王稱。其他諸年不書王者，特以行文自無稱王之需，不得援爲武靈於其時猶未稱王之證。則十一年書王召，並不得謂稱王卽始是年。至趙世家武靈八年記五國相王，或由是年五國約攻秦而誤，亦不得卽謂趙以是年稱王也。然武靈究於何年稱王，其事已難考。觀其傳子何而自號主父，主乃往者大夫有國之稱，則似武靈於其國內實未稱王，今已無可確指。惟謂五國相王在梁惠成王後元十二年，卽趙武靈王三年，則斷無大誤。據燕世家周本紀韓世家，在武靈三年均合，在八年均不合。又按大戴禮保傳，說苑尊賢俱云：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邱，則武靈王卽位，殆二十一歲，五國相王，武靈獨令國人謂己曰君，其時年二十三耳。故史稱武靈王年少，在位五年，始娶韓女爲夫人，是真有爲之英主也。其傳國少子何，則正十二齡幼君，武靈蓋亦震於當時讓國之美名而自失其政者。其距燕噲之讓國子之，先後不二十年也。（參讀考辨第一二一。）

雷氏義證謂犀首致王號於秦趙韓燕中山，則不得謂五國相王也。又謂其事在顯王四十四年，是年王者祇秦韓。秦則自稱之，韓則魏約之，非犀首立五王事也。又據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魏獨否，謂中山至武靈八年始稱王，謂距犀首致王已八年，故策曰中山後持。不悟若是年祇中山一國稱王，不得專舉是年爲五國相王之年。雷說均誤。謂秦之稱王亦犀首致王號，尤爲昧於當時列國情勢。據余先後考論各國稱王諸篇可見。史犀首傳：「張儀已卒，犀首入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據表，犀首仕秦爲大良造，在張儀前。佩五國相印，殆卽指立五王事，亦在張儀卒前。史公此處不足據。

一〇六 魯平公元年為周顯王四十七年非周赧王元年  
卒在赧王十二年非十九年辨

史記魯世家：「平公立，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今按秦惠王卒於周赧王四年，其前十二年，則周顯王四十七年也，是年當為魯平公元年。前一年，即五國相王之歲。則世家所謂平公立，是時六國皆稱王者，其語致確矣。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稱王。四十八年，顯王崩。」是史公所謂諸侯皆稱王一語，明指顯王四十六年五國相王而言。梁氏志疑辨其非是，殊不然。又志疑云：「七國愼觀王六年無不稱王者。魯平公立時為愼觀五年，此語最確。」夫七國皆王，既在愼觀六年，魯平以愼觀五年立，即不得謂是時六國皆稱王。梁下語顯見矛盾，而顧不自知，何也。

六國表記魯列君年數多誤，不可據。又按紀年，是歲尚為齊威王三十六年。威王三十八年卒，嬰歲宣王元，則魯平公四年也。今年表平公與威宣皆不相值。

又按世家：「平公二十二年卒，子文公立。文公七年而楚懷王死於秦。」今以楚懷王死年上溯，平公應止二十年，無二十二年。漢書律曆志引劉歆曆譜，正作二十年，則今世家有誤衍也。據此推之，平公卒應在周赧王十二年。舊說據魯世家列君年數，謂魯平公元在周愼觀王五年，卒

在周赧王十八年，較年表移前兩年，亦未是。詳考辨第四十七。

## 一〇七 惠施去魏考

呂氏春秋不屈篇：「惠王布冠而拘於鄆，齊威王幾勿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是謂惠施去魏，在鄆會之後也。然考楚策：「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則惠子實見逐於張儀。鄆會在惠王後元十二年，詳考辨第一〇四。時張儀已至魏。去年魏齊會平阿，今年會鄆，皆好會，無布冠而拘之事。惠子自見排於張儀，非逐於齊也。呂氏於施多誣辭，參讀考辨第九十三。不足信。考

史記，張儀以惠成王後元十二年與齊楚魏三國相會於齧桑，張儀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

東遷而免相，相魏。」志疑云：「據案紀表及魏與田完世家，齧桑之會在取陝之明年，此爲秦將取陝。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云後二年，誤。又秦紀與表及儀傳皆缺書魏。楚世家云：「張儀與楚齊魏相盟，是也。」明年，爲惠成王後元十三年，

儀相魏。施與儀不合，遂去之楚。魏策：「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

以按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又見韓非內儲說上。秦紀：「惠王更元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

是張儀主以魏合於秦韓之說成，而爲相之證也。儀傳又云：「儀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儀慚無

以歸報。」則惠王雖相儀，亦未能大行其事秦之說。呂東萊大事記謂：「惠王後元十三年，張儀相魏，魏王不肯事秦，乃以犀首代相。」雷氏義證謂：「衍之代相，當在惠王後元十四年秦取曲沃平周二邑之後。」然取曲沃平周亦在十三年，雷說誤。要之惠

王之親秦，特欲借秦報齊仇，固未肯大屈節於秦。及惠施素主親齊，齧桑之會，或者施尙身預其列。今定惠

張儀欲令魏事秦，惠王乃知見欺，而儀亦不能留矣。

施去魏在惠成王後元十三年，張儀爲相之歲，後鄧會一年，呂覽蓋得其時而失其事。

## 〔附〕 張儀初入秦考

又按張儀初入秦，據史記蘇秦傳，乃在秦取魏雕陰之後。秦紀取雕陰在惠文王七年，六國表在五年，魏世家則在襄王五年，卽惠成王後元五年，而秦惠文之八年也。梁氏志疑謂以魏世家爲是。是時陰晉人犀首在秦爲大良造。越兩年，惠文王十年，儀卽爲秦相。儀之入秦而奪犀首之位，其事蓋略有似於後之蔡澤與范雎矣。而史公記儀事，其初楚相意其盜璧，執儀掠筴。後儀相秦，爲文檄告楚相云云，事亦酷肖范雎之與魏齊也。惟其事不見於國策，而儀初入秦，蘇秦陰奉給之，其事國策亦不見。呂覽報更篇云：「張儀西遊，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故張儀德昭文君」，其事與史異。然則呂氏賓客尙不知有蘇秦激張儀入秦之說也。考國策及韓非呂不韋書，儀之政敵乃犀首惠施，非蘇秦。儀入秦而犀首去，儀來魏而惠施去，皆與史公記儀秦合縱連橫事不符。余既辨之於蘇秦篇，考辨第九五。因再附張儀初入秦一節於此。張儀政敵尙有陳軫，見史記本傳。又李斯諫逐客書謂：「張儀散六國之從」，此亦指其離間

楚魏，使之捨齊親秦而言。六國合從事尚在後，斯自據後日語描述前日事也。卽如「拔三川之地」一語，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李善注文選已辨之。是亦不得據李斯此文，卽謂張儀時確有六國合從矣。

## 一〇八 惠施自楚至宋考

楚策：「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宋王之賢惠子，天下莫不聞，王不如納之於宋。楚王乃奉惠子而納之宋。』施之去魏，在惠成王後元十三年，當宋王偃十七年。其後三年，惠成王卒，施復在梁，則留宋不踰三年。呂氏順說篇：「惠盜說宋康王，康王蹠足疾言曰：寡人所欲者，勇有力也，不樂爲仁義者。惠盜對以孔墨之道」，其言甚辨。高誘注：「惠盜者，惠施族也。」盜之爲人，他無所見，高注未審何據。以古人名字相應之例推之，盜或卽施字。齊弦施字多，王氏春秋名字解詁云：「取厚施之義。」孟子「盜於背，施於四體」，注：「其背盜然盛」，則盜施連文互用，盜有盛厚之義，惠施字盜，亦猶弦施之字多矣。呂書成於眾手，他事皆稱惠施，此獨稱惠盜，後人遂不辨其爲一人。亦如孟子書有許行，而呂書稱許犯，後人亦不辨爲一人也，施本宋人，而講兼愛寢兵，宋康行仁義，宜其賢施。呂書謂康王不悅爲仁義，此又後人之誣。

## 一〇九 靖郭君相齊威宣王與湣王不同時辨

史記年表：「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今按田嬰號靖郭君，事齊威宣王，不與湣王同

時。齊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卽田嬰也。鮑云：「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其事在楚威王

七年，當齊威王之二十五年。年表爲宣王十年，此史記誤也。齊策又云：「齊將封田嬰於薛，楚

王聞之大怒，將伐齊。」楚王乃楚懷王。是年，柱國昭陽破魏襄陵，移兵攻齊，陳軫說之以蛇

足，與公孫開說楚王使封嬰者乃一事而兩傳。薛南近楚，齊以封嬰而居之，猶如往者楚之城陳，

蔡，不羹而窺北方也。故滕人聞之而懼，楚人聞之而怒。乃乘勝魏之勢而來攻。魏齊之交，在魏

主之者爲惠施，而在齊則爲田嬰。楚既不欲齊魏之相親，故旣勝魏，乃欲攻齊逐嬰矣。齊策又

曰：「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是靖郭君封薛，明在威王

時。鮑改威爲宣，宣爲閔，吳氏有正。黃丕烈云：「呂氏春秋亦作威宣。」梁氏校補轉據鮑策訂呂，大誤。閔若璣云：「齊貌辨見齊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之

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先王卽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之所欲

立。高誘注：『齊威王子宣王也。』按韓非外儲說右上亦載此事，而曰威王，則高誘之註亦誤。閔氏未及訂正。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



誘注：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人間訓：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疑。」今按閭說是也。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亦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惠王後元十三年，正當年表齊潛王二年。其實乃威王之三十六年。與所注田嬰封薛之年相差僅遲一歲。然孟嘗君傳謂：「潛王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如是並宣王卒潛王立之年數之，則所謂潛王卽位三年者，正當在年表之二年。今年表列於潛王三年，已是卽位之四年。年表自誤後一年，而孟嘗君傳之年並不誤。余又考齊魏會鄆應在梁惠王後元十二年。參讀考辨第一〇四。田嬰封薛，蓋以鄆會後封。國策吳注，謂：「嬰封薛在威王之世，當梁惠王前十三年。疑紀年誤書」，此由不知威王至惠王後元尚在，故云然。又狄氏編年亦書封薛於顯王三十九年，而據梁惠王以三十六年改元言之，實非。語詳考辨第九二。

又按：史記以靖郭孟嘗爲諡，索隱謂：「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雷氏義證云：「嘗卽居常與許之常，在薛之東南者。郭乃近潞邑名。左傳莊公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郭，襄公十九年，取邾田自潞水。水經注謂潞水西南流入邾國，經鄒山東南，又西南經蕃縣，乃西逕薛城及仲虺城北。據此，郭亦薛南之邑可知。」又曰：「田嬰封薛之時，居仲虺城，去郭邑最近，故曰靖郭君。時任姓之薛尚存，居故薛城，卽奚仲之初封也。是與嘗邑實近。孟子於周赧

王元年燕人畔之後去齊歸鄒，此後又適宋居薛至滕。在宋之時，滕文公尙爲世子，至齊將築薛時，文公已卽位爲君矣。所謂將築薛，卽侵滅任姓之薛并而有之也。故趙注云：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逼滕，蓋自是而奚仲故城及嘗邑皆屬於田薛。」又曰：「築薛之役，自在孟子至滕之後。齊之并薛，當在封孟嘗君時。」今按雷氏辨靖郭孟嘗皆生時稱號，並發明其取號之由，其說是也。惟策史竹書皆言靖郭君封薛，竹書言四月封於薛，十月城薛，國策亦言靖郭君將城薛，城薛自在靖郭君時。雷氏強分靖郭君居故仲虺城，謂田薛封時，任姓之薛尙存，並無明據。而與故記舊文顯背。余又按集解：「裴駟案，皇覽靖郭君冢在魯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蓋田嬰父子皆居薛，故稱薛公薛侯。其死而葬，亦在薛城中。其稱靖郭孟嘗，或當時不欲擬於古諸侯之舊稱，故避薛而稱郭稱嘗以爲號，非爲其封居之不在薛。雷氏所以強爲之說者，由誤認孟子遊跡，必謂齊人築薛尙在後，乃不得不牽強說之也。

## 一一〇 孟子至宋過薛過鄒考

公孫丑下：「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可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

五十鎰而受。」崔述孟子事實錄云：「齊稱前日，而宋薛稱今日，則是至宋薛在至齊後也。然則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滕文章稱過宋而見孟子也。去宋薛後蓋嘗歸鄒，故滕定章稱然友之鄒問於孟子也。」今按孟子在宋，與戴不勝語，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歟？」是其時宋已稱王也。又曰：「宋將行王政」，是宋已稱王而未久，尚在王偃之早年也。又孟子書不見與宋王語，其在宋似不久。今姑定孟子遊宋在宋王偃之十三四年間，即宋偃稱王之第四五年也。孟子云：「將有遠行」，則殆欲之梁，而先以其間返魯。

孟子自宋返魯而過薛。江永羣經補義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宣王時，即孟嘗君

田文也。」今按封薛者，乃威王時田嬰，非宣王時田文，江說固誤。參讀考辨第一〇九。然必謂孟子過薛值

田嬰，亦未必是。史記田齊世家：「威王封驪忌以下邳，號曰成侯。」參讀考辨第八五。而魯世家索隱引紀

年：「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改名曰徐州。」水經泗水注引同。孟嘗君列傳正義引作三十年，誤奪一字。後漢書郡國志：「

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然春秋哀公十有四年，「齊陳恆執其君，置於舒州」，史記作徐

州。是徐州之名不始戰國。其時下邳之地既入齊，而仲虺所居薛地亦入齊。且下邳遷薛，距成侯

封下邳已近二十年，是下邳未必尚有國。疑春秋之薛其滅已久，此下邳遷薛者，實乃驪忌之遷

邑，非薛之遷國也。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有徐州子期，殆即鄒忌，而索隱誤以爲田忌耳。則孟子

至薛而餽之五十金者，或乃騶忌，乃齊威王朝有名大臣，豈不能禮孟子而餽之金？何必定屬之田嬰哉？曰：若是，則靖郭封薛，何以處騶子？曰：騶子史稱成侯。成春秋國，作郕。公羊作盛，史記作成。故城在兗北寧陽。又魯有成邑，本孟孫氏邑，齊宣公四十八年，田和取之。故城亦在寧陽。騶子稱成侯，是必食封其地。史公謂鄒忌封下邳，號曰成侯，疑下邳乃初封，成侯乃晚號。如田嬰初亦封彭城，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而晚號靖郭君。然則是田嬰封薛而騶子移封於成也。即不然，「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薛爲齊南疆重鎮，爲之守者，必一時碩望。孟子過薛，烏見齊之守大夫，不能餽金，而必待於田嬰？此皆拘泥之見也。前人論孟子過薛，常牽連於靖郭孟嘗，又疑戰國時薛尚未滅，實皆失之。

孟子既過薛，又過鄒。風俗通：「孟子絕糧於鄒薛，因殆甚」，卽其時事。此後齊潛王亡，奔魯，將之薛，假道於鄒。潛王自魯之薛而過鄒，今孟子則自薛返魯而過鄒也。與鄒穆公問答，殆亦在是時。應劭謂其絕糧鄒薛者，豈在鄒以語不相契，遂不見禮而致困乎？此亦無可深論矣。  
新書新序均載鄒穆之賢，後人謂得孟子彈責而改，亦臆測無證。又按鄒亡猶在齊潛王後。楚世家頃襄十八年，西周武公曰：「怨結於西周以塞鄒魯之心」，則是時鄒尚存。

又按元程復心孟子年譜云：「史傳云：孟子 鄒人，如云子路 卜人，曾子 武城人，不言魯，明

乎卞武城鄉，皆魯邑也。孟子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鄉。因其時邾國亦改爲邾，慮混魯邾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邾穆公時客邾邾，與然友之邾，孟子居邾異。邾在兗北青境，邾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孟子對邾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知其爲異邦。卽如邾人與楚人戰一語，明邾非本國。今按程氏辨孟子魯人，非邾人，其說似是。惟謂邾在兗北青境，邾在兗南徐境，則實誤。潛王由魯之薛而假道於邾，則邾固在魯南。左傳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秦始皇上邾繹山，卽此。漢地理志：「魯國驪縣，故邾國」，杜預世族譜：「邾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左傳隱元年正義引。路史國名紀：「驪，繹也，堯之邾縣有繹山，邾文公遷繹，後曰驪。」劉蒼驪山記云：「邾山卽文公所卜邾國，本邾國，魯繆公時改曰邾，周氏四考云：「魯或邾訛。」而山從邑變，邾城在山南。」此皆邾在魯南之證。戰國皆以邾魯並稱，其地既密邇，今邾縣北至曲阜縣界二十五里。故曰「邾與魯閔」。或孟子鄉人，而其地卻屬魯，然亦甚難諱正矣。周廣業孟子四考亦辨此事。惟邾氏考孟墓在邾不在魯，而孟子書明云葬於魯，則邾地或可屬魯，而孟子國籍終屬難定也。

## 一一一 孟子遊滕考

滕文公上：「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是孟子遊滕在宋後也。閻若璩四書釋地續云：「是時楚久廣地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麟士謂非世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周柄中辨正云：「是時楚都郢，宋都商邱，自滕之楚，取道商邱，路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卽入其境，亦未明悉。」今按二氏之辨，殆皆未知宋都之遷彭城也。金仁山云：「滕姬姓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徐州卽戰國時彭城，爲宋新都。世子往楚，乃自滕南行過宋而入楚境，並不迂道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往如是，反如是，特爲見孟子。否則記者不應輕輕下一過字。

本篇又云：「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趙注：「孟子歸在鄒也。」是孟子去宋之後，至滕之先，曾歸鄒也。齊湣王亡奔魯，將之薛，假途於鄒。自魯之薛者過鄒，孟子自彭城歸鄒而過薛也。其後孟子乃之滕，滕文公問爲國，使畢戰問井地，又問齊人將築薛。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論之云：「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異同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

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歲月，亦略可觀矣。」今按閻說甚密。大抵五月卒葬，而孟子至滕，即在滕定公卒歲。明年，孟子尙在滕，則爲滕文公元年。今姑假定是年卽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田嬰封薛，十月城薛。文公如之何之間，在四月後，十月前。而孟子遊梁，則在惠王後元十五年。參讀考辨第一一五。是孟子在滕，先後有三年之久。方其去宋，固已有遠行之志，而在滕淹留有如是之久者，亦滕文之賢有以使之然矣。

## 一一二 魯平公欲見孟子考

魯平公欲見孟子，舊說皆與孟子自齊歸葬並說。任兆麟孟子時事略謂：「愼靚王三年，孟子母卒，歸葬於魯。」林春溥戰國編年依之，而謂：「魯平公將見孟子，宜在此時。臧倉毀孟子後喪

踰前喪，蓋亦指近事人人共見者而言。是必孟子居魯喪畢之事，魯不能用而復反於齊耳。蓋舊說魯平元在周慎靚王五年，逆計孟子終三年之喪，故以母卒歸葬屬之慎靚之三年也。狄氏編年在四年，其意則同。

其別無確據，勉爲推排之跡，既已甚顯。而其說亦殊有難通者。周柄中論之曰：「謂反齊在終三年喪後，則充虞明曰嚴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相接，正頂嚴字。若三年後，不嚴久矣。如反齊果在三年後，則本章當以充虞問曰作起句，如陳臻問曰之類，何必言自齊葬魯，直從三年前紱來由乎？」此謂孟子在魯終三年之喪而反齊說之不可通也。顧氏曰知錄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而非言喪，此改葬也。」周柄中又辨之曰：「觀下文敦匠事嚴，不敢請，何以見其爲改葬而非初喪？」此又改葬之說之不可通也。余則謂此事尙有辨者。觀臧倉之言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直稱孟子爲匹夫，決不似孟子爲齊宣王卿反魯葬母時語。又樂正之告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嬖人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此亦孟子未達時語。若其爲齊卿，一朝當路，管晏不足比。反而葬母，非浩然有歸志時也。亦未必見魯君，期用事於魯也。何以有不遇天也之歎？且樂正之謂魯君曰：「前以士，後以大夫。」齊卿之位，不爲不貴，何爲僅曰大夫乎？此皆有所不類。竊疑魯平公欲見孟子，蓋尙在齊威王時，孟子猶未大顯。廣文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



子於平公。」此亦不然。與孟子原書「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之意顯相乖違，豈得爲信？爲此語者，蓋僅知孟子遊齊當宣王時，故造爲此說耳。余疑孟子喪母歸葬，當在齊威王時，而其時魯平公尙未立。其去齊適宋，當在宋偃稱王後四五年間，乃過薛過鄉而返魯。魯平公元當齊威王之三十六年。樂正子言於平公而欲見孟子，必在平公初卽位之年，或初稱元年之年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亦其時

事。若以孟子喪母歸葬，事距臧倉之沮不遠，則應在齊威王三十四年稍前，葬畢卽反齊。毛奇齡以

反爲反哭之反，最爲近之。反齊不久而至宋，居宋亦不久而歸，乃復過薛過鄉至魯，而有平公欲見一段故實也。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是孟母同在齊之

證。「孟子曰：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母曰：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子

義，吾行吾禮。」若列女傳文可信，則固以孟子齊威王時已在齊爲合。若至宣王時，孟子不曰願

行而母老，孟子之行，卽以下至宋薛鄉滕梁一段周遊也。其母亦不曰子成人矣。宜王時孟子已老，不得呼成人。及孟母之卒，其子壽亦且六十。

母年不爲不高。必謂孟母卒在愼靚王時者，以不知孟子當齊威王時先曾在齊而強說也。至樂正子言孟子於平公，則其時母喪已畢，越有年矣。否則豈有方居母喪，而其徒汲汲爲之謀一見時君之理？而其時孟子猶未達，故臧倉有匹夫之譏。而其前居母喪，充虞亦有棺木已美之疑。其必欲平公往見者，則孟子所倡士不見諸侯之義也。孟子既不得志於魯，未久遂至滕，淹留三年而至梁。

自此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異乎往日之爲匹夫矣。樂正子謂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或孟子在齊宋曾仕而未顯，或樂正虛設以問所謂踰者之義，而非實指孟子之前喪以三鼎後喪以五鼎。今不可確指，而孟子之譽聞日顯，而爲生日富，則可知。此一段往來瑣瑣，殺費推排。如此說之，或差爲近於情實也。

### 孟子自齊至梁遊蹤略表

齊威王 三〇 宋偃始王。

三一 孟子喪母，自齊歸葬，復反齊，當在此後數年內。

三二

三三

三四 孟子遊宋，當在此時或稍前。滕世子至楚，過宋而見孟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三五 孟子自宋過薛，過鄒至魯，或在今年，或在前年。

魯平公卽位，欲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滕定公薨，然友之鄉問孟子，是年冬，孟子至滕。

三六 魯平公元。

四月，齊封田嬰於薛，十月城薛。

孟子在滕，滕文公問齊人將築薛。

三八 齊威王卒。

孟子遊梁。

## 一一三 許行考 附索盧參

呂氏春秋當染篇云：「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  
禽滑釐，梁氏人表考謂即禽滑釐，而許犯田繫無聞焉。今按：許犯即許行也。春秋時晉有狐突，字伯行，晉語注。齊有陳逆，字子行，哀十一年左傳。晉語韋昭注：「犯，逆也。」小爾雅廣言。「犯，突也。」古人名突逆字行，知許行蓋名犯字行矣。許行之至滕，曰：「願受一廛而爲氓」，「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此墨子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之遺教也。許行之言曰：「滕有倉廩府庫，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此墨子非禮毀樂之緒論也。並耕之說，蓋自兼愛蛻變而來。則許行之爲墨徒，信矣。墨學盛於南方，許行楚人，亦南方之墨之健者耶？惟

論其年歲，許行至滕蓋已垂老。自此惠王後元十三年，田嬰封薛之歲。上推八十年，爲周安王元年，時墨子尙未卒。

若許子至滕壽及八十，而禽子之死不在墨子卒後十年之前者，則許子固得從學於禽子。然猶有疑

者，許行不畏跋涉之勞，自楚而至滕，又親操耕作之苦，推其年壽，或不在七十之上。而禽滑釐

事墨子則在早世。止楚攻宋，禽子已爲弟子魁率。墨子既老而卒，禽子亦且八十之壽矣。或者禽

子卒尙先墨子。墨子卒十年上下，孟勝致鉅子於田嬰子，見其時禽子或已先卒也。則謂許行必師禽子，亦難確定。余觀當染篇又稱吳起

學於曾子，與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並舉，則此曾子自爲曾參。然吳起所事乃曾西，

非曾參也。疑許犯之於禽滑釐，正如吳起曾參之比。否則禽滑釐或者固非禽滑釐，而別爲一人

乎？要之許犯卽許行，爲墨徒，則似可無疑耳。

又按呂氏尊師篇：「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非徒免於刑戮死辱，由此爲天下

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其人無可考。或者猶前於許行，如李克之與吳起

乎？姑附於此，以傳其姓名焉。

## 一一四 田鳩考 附腹蘄 唐姑果 謝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有田俛子，

隋書經籍志墨家類梁有田俛子一卷，即此傳寫誤脫。

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有田鳩。馬驢梁玉繩

孫詒讓並以爲一人。顧孫氏著錄墨子弟子，置田俛子於傳授不可考之列。今按田俛子殆卽田繫，

齊人，學於許行，墨子之三傳弟子也。以古人名字相應之例推之，俛，說文：「冠飾貌。」爾雅

釋言：「俛，戴也。」詩曰：「弁服俛俛」，「載弁俛俛」，俛蓋指其結飾而言。「繫者，系

也。」易繫辭釋文。「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解。」左氏春秋序疏。故名繫字俛，如秦公子繫字顯當作之例矣。

鳩者，俛之聲近而通借也。呂氏淮南稱田鳩見秦惠王。秦惠王與梁惠王同時而後死，田鳩爲許行

弟子，其時亦相當。又按秦惠王時，秦有墨者腹躰，見呂覽去私。唐姑果，淮南修務作唐果梁。又有東方墨者謝

子，亦至秦。見呂覽去有。又見淮南修務，高注：「謝姓，關東人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梁玉繩云：「古謝射通。祁乃地名，屬太原，政是關東也。」其時墨徒乃頗盛於秦矣。余

考秦惠王稱王改元之四歲，正值許行遊滕之年。孟子稱其徒數十人，或者有田鳩預其間。此後又

十年，而秦惠王薨。鳩之遊秦，或當惠王晚節。今姑定許行自楚至滕之歲，田鳩年四十上下，差

可得其世序。而腹躰較前輩。呂覽去私云：「墨者有鉅子腹躰，居秦，其子殺人。惠王曰：先生

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矣。腹躰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爲

賜，腹躰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遂殺其子。」今考孟勝死，傳鉅子於田襄子，下距秦惠稱王五十餘

年。若腹躰當秦惠稱王時年六十，而田襄子之卒壽在六十以上，則或者襄子鉅子之位傳於腹躰，

世次正相及。至謝子遊秦，則亦在惠王晚世。呂覽去有云：「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而毀之。王因藏怒以待，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曰：人之老也，形益衰，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此謝子入秦在惠王晚世之證也。秦之墨者唐姑果，其殆腹牼之學徒乎？今姑定惠王末年兩人皆四十上下，則秦惠王時墨者，言其年序世次，腹牼最前，田鳩次之，唐謝又次之。  
自勵，遂來楊莊之放達，此亦學術往復之一象也。  
孟勝、腹牼又詳考辨第六八。孟勝稍前於楊朱，腹牼則稍前於莊周。墨徒以苦節

又呂覽首時：「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者，往見楚王，楚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因見惠王。」是田鳩於遊秦之間，又曾至楚。韓非外儲左上：「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言多不辯，何也？』曰：『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忘其用。墨子恐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辯。』」當在其時。楚王蓋懷王。

## 一一五 孟子遊梁考

崔述孟子事實錄論孟子遊梁年歲云：「史記梁子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

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來之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按杜預左傳後序云：『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然則史記所稱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敗於襄陵，皆惠王時事。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孟子與齊宣王問答甚多，而與梁惠殊少。在梁亦無他事，則孟子居梁蓋不久。然猶及見襄王而後去，則孟子之至梁，當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於年表則周慎靚王之元年二年也。』江永羣經補義則曰：「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慎靚王元年辛丑，是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今按二氏之說甚是。嘗疑孟子在梁與惠施已不相值。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張儀相魏，惠施避之楚。公孫衍與張儀不善，令人說韓公叔以圖秦，秦儀收韓相衍，公叔從之。衍相魏，儀復去相秦。至魏襄王元年，表作哀王。五國約擊秦，公孫衍實與其謀。詳史記張儀傳。景春問孟子：「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正當其時。自儀衍之實情晦，蘇張之浮說興，而後當時國際之真相，遂闇昧而莫明矣。又按年表，孟子至梁書於惠王三十五年，蓋是後元十五年，而史公誤後元謂襄王，乃移之三十五年耳。今推年表致誤之跡，依江說，定孟子至梁在慎靚王元年也。

## 一一六 惠施返魏考

惠施至宋不久而返魏。史記魏世家：「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

攻秦。」襄王卒乃惠王，哀王立乃襄王。張儀於惠王死即去魏，故明年而魏即約五國攻秦也。

參讀考辨第九五。張儀傳：「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不聽，於是陰令秦伐魏。明年，秦敗韓申差，而張儀復說魏王，哀王乃倍從約，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是謂儀去魏在哀王二年，與魏世家相舛。魏背從約請成於秦事，秦紀魏世家均無之。知儀傳自誤。  
惠施重至魏，當在惠王卒年，張儀去後。魏策：「將葬惠王，天大雨雪。羣臣諫太子，莫

能得，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惟惠子乎？惠子見太子，太子爲弛葬期。』又見呂氏

春秋開春篇。是事在惠王卒歲之冬，故哀王稱太子。又觀羣臣以告犀首，而犀首稱惠子，知其時惠子非

相。初無言責。張儀已去，故犀首爲魏廷領袖也。其明年，惠施使楚。楚策云：「五國伐秦，

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是也。後四年，又使趙。趙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令淖滑惠施之

趙，請伐齊而存燕。」是也。此後惠施事無考，蓋不久而卒矣。



# 〔附〕 南方倚人黃繚考

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釋文：「倚，本或作畸。」郭慶藩曰：「倚當爲奇，倚人，異人也。」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字或作畸。」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李頤曰：「畸，奇異也。」徐廷槐曰：「戰國策載魏王使惠子於楚，楚中善辯者如黃繚輩爭爲詰難。」是謂繚施問答在惠子使楚時也。當時言南方率指荆楚。孟子曰：「陳良楚產，北學於中國」，中國與楚南北對稱。黃亦楚姓。通志氏族略：「黃嬴姓，陸終之後，受封於黃，子孫以國爲氏。」余考春申君楚宗姓，而稱黃歟，詳考辨第一三二則南人氏黃者不獨嬴姓矣。徐氏說或可信。又楚辭有天問篇，相傳爲屈原作，亦未見其必然。豈亦如黃繚問施之類耶？屈原爲楚懷王左徒，當在惠子使楚稍後。然則天問一派之思想，固可與惠施黃繚有淵源也。

## 一一七 孟子自梁返齊考

孟子在威王世先已遊齊，

已詳考辨第九十八。

其後至宋過薛歸鄒至滕而遊梁。惠王卒，襄王新立，孟子

見襄王，謂其不似人君，乃遂自梁返齊。則威王已死，正宣王之初立也。金履祥四書考異引列女

傳母儀篇曰：「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賢，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魏源孟子年

表考以爲此劉向據孟子外書所述，先梁後齊之證。今按孟子自梁之齊，其證有不在於此者。據魏

策：「梁惠王死，葬有日，天大雨雪，羣臣諫太子。」呂覽開春論亦同。是惠王葬期即在其卒年之冬，故襄王

稱太子。若以諸侯五月而葬，則惠王死定在秋前。疑孟子之去，蓋距惠王死不久，亦在是年至齊

也。魏氏亦據此策，謂：「惠王實卒於冬。」不悟卒葬不同時也。又謂：「孟子見梁襄王章，明爲臨年即位始見新君之時。」竊疑孟子在梁，名望甚高，不必臨年始得見新君。孟子書所以稱襄王者，以全書襄王只此一見。若亦變文稱子，則將無以

見其爲襄王爾。不得以稱襄王，即證其爲臨年也。孟子盡心上，記：「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孟子曰：

是猶或紓其兄之臂，子請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此孟子至齊，威王新死，未及周年

之證也。若宣王已期年除喪，則孟子公孫丑不復如此問答。又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卷一，亦謂：「短喪即威王之喪」。又言：「孟子實兩至齊」，惟謂其時猶未見宣王，及梁惠王卒，襄王立，始再適齊云云。則由不知以紀年校齊威宣年世，

故言之多誤。余下說孟子望見齊王之子，正可釋張氏未見宣王之疑。

盡心上又云：「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又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趙岐注：

「范，齊邑也。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還至齊，謂諸弟子云云。」趙氏此注，乃有二誤。孟子自范之齊而見王子，注乃謂孟子之范見王子，而還至齊，明與正文相乖，誤一也。

閻若璩四書釋地云：「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於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敵國，路經於范，遂與孟子適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註於此等處略矣。」又云：「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與此自范之齊又少不同。蓋孟子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之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詳孟子之語，則王子乃嫡子，而注以爲庶子，庶子固非甚貴，孟子何以云云，而其後又以魯君之宋相擬哉？誤二也。」

四書大全辨謂：「齊王之子與國而不名，是潛王世子田法章。此已知齊王之子非庶子，特以不得其時而誤說。」

蓋趙氏先認王子爲庶子，因疑庶子當居下邑，遂謂之范見王子矣。今按王子，宣王也。范爲自梁至齊所經。魏源云：見孟子年表考第一。

「梁襄嗣位之後，值齊宣新政之初，孟子聞其足用爲善，故自范之齊。范今曹州范縣，爲自梁至齊要道。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孟子曰

千里而見王。若由鄒至齊，僅數百里也。」夏斨景紫堂文集亦云。

宋翔鳳過庭錄亦以范爲自梁至齊要道。魏氏

又謂：「孟子自范之齊，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即其時事。范距臨淄七百餘里，平陸今汶上縣，距臨淄五百里。」余謂儲子告孟子，王使人謂夫子，亦孟子初見宣王時事也。魏氏又以於崇見宣王退而有去志，謂初見宣王即在崇，狄氏編年說同。

且范本晉士會邑，三家分晉，地當屬魏。孟子自范之齊，其時范邑屬齊與否不可知。又烏得即謂

范乃齊王子封邑哉？然則稱齊王之子者，時威王新死未葬，宣王初立，故變文稱子也。滕文公稱

世子，此稱齊王之子，蓋齊大國，滕小國，故記者異其辭。此又孟子至齊在威王卒歲之證也。  
魏氏又定孟子至齊爲宣王卽位之三年，則誤。參讀考辨第九二。

## 一一八 淳于髡考

史記滑稽列傳：齊威王時，淳于髡說之以隱，云：「有鳥三年不飛不鳴，此髡在威王初年既已

知名於齊也。」世家稱鄒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云云，余考鄒忌見知在威王初立，則髡在威王早歲卽在齊，益可見。後去而之梁，見梁惠王。史記孟荀列傳記

其事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髡，髡因謝去，終身不仕」，蓋髡亦如田駢之流，皆以不仕爲名高

者。史載髡以承意觀色爲務，其見惠王，初值獻馬者，後又值獻謠者。髡滑稽自喜，謠人之與善馬，蓋出髡之隱謀，預囑其到時而獻。若陽貨瞰孔子出而饋之以蒸豚也。乃惠王驚歎以爲聖人，與語三日三夜無倦，而欲以卿相位之，此異乎孟子何必

曰利，與惠王願安承教之意矣。否則始出後人妄譚，髡雖善察顏色，不能精明至此。又太平寰宇記卷十九引史記：「髡死，諸弟子三千人爲緘經。」今無其語。葉適曰：「淳于髡任己自賢，於當

世無所敬，以孟子考之，其人可知。至遷欲列於滑稽之首，遂使於二優同稱，斯太甚矣。」習學記言。

則誠信謙也。故與孟子辨出處，深譏孟子之進退無義。蓋孟子固主孔子所謂不仕無義者也。其後

在齊當宣王世，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是也。髡最爲稷下前輩，當威王初年已顯

名。威王在位三十八年，至宣王八年，孟子去齊，其時髡當尙在。孟子辭卿之位，髡有名實未加於人而去之譏。其後髡事卽不見。蓋髡已老，當

不久而辭。若謂威王初年，髡年近三十，則其壽殆踰七十矣。

滑稽列傳又云：「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趙王與之精兵十萬，

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其事又見於說苑尊賢篇，云：「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

齊王恐，召其羣臣大夫，博士淳于髡云云，

此稱「博士淳于髡」，則威王時齊已有博士。五經異義曰：「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即指此。其先魯魏亦有博士。魯博士公儀休，

見史記循吏傳。賈山祖父祛爲魏博士弟子，未知當值何時。齊之稷下先生，蓋倣魯魏博士制爲之。  
(參讀考辨第七五。)又禮記雜記正義引劉向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

於是王立淳于髡爲上

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不敢攻齊。」復恩篇亦云：「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召淳于髡。」三文詳略雖殊，實同一事。蓋楚魏同謀伐齊，齊則

請救於趙也。惟尊賢篇開端十三年二字，殊爲突兀。劉向爲說苑，本雜採戰國舊籍。此十三年三

字，當有來歷，殆係所探故記原文，而未加確芟者。考之齊事，威王初年，魏伐趙，圍邯鄲，而

齊救之。與其後楚聯魏伐齊，齊請救於趙，情事大合。尊賢篇所稱十三年者，殆指齊威王之十三

年歟？又按諸越世家索隱引紀年：「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次鹿郢立。」當史記之

卒，不壽立。十年見殺，次朱勾立。

當史記之王翁。張文虎舒藝室續筆謂：「越絕吳越春秋，以翁爲句踐係，無不壽。紀年亦無翁，疑是一人。史誤分之。紀年不壽之後爲朱勾，而二書並作不揚，疑

取義於我朱孔揚，亦是一人。」按以不揚與朱勾爲一人，徐文靖紀年統箋已有其說。惟徐氏又謂朱勾亦即王翁，恐誤。三十七年卒，子王翳立。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

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也。亂吳人立孚錯枝爲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

當史記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弑其君奔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爲姦憫卯。故莊子云：越人

三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呂氏審己：「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

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說，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高誘注：「越王授，句踐五世孫。」畢沅曰：「句踐五世孫則王翳也。爲太子諸咎所弑，見紀年，與此略相合。前貴生篇有王子

搜，疑一人。」今按，王子搜又見莊子讓王篇，曰：「越人三世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淮南原道云：「越王翳逃山穴，越人薰而出之，遂不得已。」會而觀之，王翳之即搜即授，殆可信矣。然王翳前惟不壽見

淮南之書，自以子授子搜爲王翳，恐是越史荒遠，故莊呂劉三家自說王翳事而誤涉其後事，故曰三世弑君耳。索隱以爲無顓，殆

未確也。蓋無顓後乃次無疆，蓋無顓之弟也。」樂資春秋後傳，以王之侯爲無顓後，乃又曰：「按紀年，無顓

薨後十年，楚伐徐州。」今據自句踐卒歲，至無顓薨後十年，共歷一百十九年。鹿郢六，不壽十，朱

六，無余之十二，無顓八，適爲齊威王卽位之十三年。若卽卽位翌年改元言之，則爲齊威王十二年，是年又爲周顯王之

二十三年。尊賢篇十三年三字，若非採自齊記，則爲周年而脫一

二字。蛛絲馬跡，要可尋玩。今本僞紀年楚入徐州在周顯王二十二年，誤前一年。蓋由無顓立

應在周顯王五年，今本僞紀年誤前一年，楚入徐州之歲，遂依次遞誤也。參讀考辨第一三四。梁氏志疑謂：「齊威王在

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相聞。若威王八年，並無他國來伐，安得有楚兵加齊，趙王救齊之事？」

今按史謂齊威王之八年自誤。然梁氏據史表以獻疑，未亦是也。

## 〔附〕 辨越絕書吳越春秋記越年

又考越絕書：

卷八，外傳記地傳第十。

「句踐稱王，徙瑯琊，子與夷，子翁，子不揚，子無疆。楚威王

滅無疆，子之侯，子尊，子親。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吳越春秋卷十

亦云然。而越世家索隱引紀年：「王翳三十三年遷吳」，上距句踐都瑯琊凡九十年，無所謂二百

二十四歲也。若自句踐徙瑯琊後二百二十四歲，其時已在春申君封吳後三年。楚考烈王十八年。越烏得尚在

瑯琊？則越絕之誤決矣。然自句踐徙瑯琊下推一百二十四年，則適值楚圍徐州後一年，而世次亦

適得八代。句踐一，鹿郢二，不壽三，朱句四，王翳五，無余之六，無顧七，無顧之後則八也。水經漸江水注云：「越王無疆爲楚所伐，去瑯琊」，

則越都瑯琊，實至王無疆時始離去。則越絕書吳越春秋兩書所載，固有依據，非盡鑿空嚮壁之

談。其謂二百二十四年者，特爲一百二十四年之字譌。其謂八世，並不誤，而特不得其世代傳受

之詳。至謂皆居瑯琊，固失之。大抵越人自王翳徙吳，而淮泗地猶未全失。其後或居吳，或居瑯

琊，南北不常厥都。自無疆去瑯琊，淮泗之地，始不爲越有。故越絕書吳越春秋皆謂句踐以下八

世居瑯琊，凡一百二十四年也。參讀考辨第九六。余嘗謂古書雖多誤，而必有其所以誤。若尋得其所以誤者

而說之，則足以卽誤而顯眞。茲據說苑殘文，及越絕書吳越春秋誤字，證紀年史記楚圍徐州一

事，可以見考古之事，有時如弈局已亂，爲之覆按，儘可一復舊狀，不失本來，有如是之巧也。

越絕卷二又云：

「自句踐徙瑯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於瑯琊。」

今按：自越徙瑯琊後二百三十九年，據史記則春申封吳

之歲也。按實二十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漢并秦。按實不到到今二百四十二年。按此指自西漢到  
十二年也。句踐徙瑯琊到建安二十八年，按即上文之今時。凡五百六十七年。按實只五百二十年，誤多四此一條亦  
多誤。要之越絕一書，固非嚮壁鑿空，亦往往有依據來歷。而其書實疏陋，或見增竄，不足當信  
史也。

## 〔附〕 淳于髡為人家奴考

滑稽列傳：「淳于髡，齊之贅壻也。」索隱：「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今按贅壻蓋家奴也。漢書嚴助傳：「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注：「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淮南本經贅妻鬻子是也。」錢大昕曰：「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壻。」朱駿聲亦同此說。余謂贅壻者，主家以女奴相配，其實奴也，非其壻也。且古人重宗法，孽子庶女本同僕役，故嫁女則娣姪為媵妾。今贅壻，即謂配宗女，固已無夫道，不得與孽庶伍，則其為家奴審矣。今人以就女家為壻曰贅壻，非古之贅壻也。顏師古謂：「無有聘財，以身質錢」，此以情理推之，恐為非矣。故秦發贅壻買人，漢時七科謫戍，贅壻與



吏有罪亡命者並列，以贅壻之本爲奴隸也。漢書陳勝傳：「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今按：奴產子猶贅壻子矣。武五子傳有家人子，亦奴產子類也。贅壻爲家奴，故髡鉗。淳于髡，贅壻也，其後貴顯，人乃曰彼固髡也，而髡呼之。髡滑稽玩世，則亦以髡自呼耳。然則淳于之名髡，猶英布之姓黥矣。孟子對淳于髡曰：「君子之所爲，小人固不知。」小人者，特斥其爲髡鉗奴也。髡以贅壻小人，而名冠稷下，尊駕公卿，亦當時世變一顯例哉。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論齊巫兒事及贅壻，附其說於此，加訂辨焉。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言好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爲可霸。蓋本襄公之法。漢書地理志云：初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不得嫁，則必贅壻。」（按巫兒必贅壻，臆測無證。）齊人賤贅壻，以其爲巫兒壻，無夫道。（按當時賤贅壻者不獨齊人，贅壻亦不限於巫兒夫。）史記淳于髡，齊人之贅壻也，蓋自無戶籍，依婦家籍者。（按髡鉗，奴也，依人家籍，即是爲人奴耳。）秦策云：太公望，齊之逐夫。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此或齊巫兒壻造此故實，以相誇耀。齊策：齊人謂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此亦巫兒依令設爲不嫁，而贅壻生子之證。謂之設爲不嫁者，眞不嫁則無贅壻。（按此安知其非私生子哉？設爲不嫁者，標樹其名，如今女子自云抱獨身主義也。依令不嫁，非設爲矣。）趙策：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女而出於孝者，亦是齊女，無贅壻則已名聞諸侯。（按北宮女之不嫁，特以孝養父母，未見其爲巫兒之依令不嫁也。且既巫兒，例得贅壻。贅壻又不稱嫁，又烏從知北宮女無贅壻哉？以贅壻與巫兒相牽爲說，自難盡合。）贅壻以己無籍，故秦漢於贅壻或加算，或遣戍。賈誼傳云：秦地子長則出贅，本以避賦役，故襲齊巫兒風也。（按子長出贅，與巫兒不嫁自爲兩事，不得混而一之。淮南有贅妻，則贅子僅獨資得貨，出贅未必即得爲壻。蓋贅壻初本爲奴，漸亦成壻。時移事變，未可據後繩前。俞氏論巫兒事或亦其一格，以概一切，則失之耳。）

## 一一九 魏襄王魏哀王乃襄哀王一君兩諡考

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書紀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稱今王，至二十年而書止。杜預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崔述辨之云：「杜氏以史記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乃哀王而無襄王，則非也。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覩之人，不容誤哀爲襄。則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有襄王，無哀王也。」黃式三辨之曰：「韓宣惠王之子諡襄哀王，見留侯傳。魏惠成王之子意亦諡襄哀王，二君薨同年，亦同諡歟？史止稱襄者，正如魏惠成王之稱惠王，韓襄哀王之稱襄王也。」按秦本紀厲共公，年表僅稱厲公。又秦靈公，始皇本紀稱肅靈公。秦武王，始皇本紀稱悼武王。昭襄王，始皇本紀作昭王，趙武靈王，古書或稱武王，或稱靈王。皆其證。史記既分惠王之一世爲二世，因分襄哀之一諡爲二諡矣。」今按三晉之君，自梁惠成以下，率多一君二諡，且有三四諡者，黃以韓有襄哀證魏襄哀爲一君，說最可信。史誤分襄哀二君，猶如後人誤以韓威侯與韓宣王爲二人也。史公記魏諸君名皆可考，獨哀王名無聞，亦一證。

又按魏世家，哀王二十三年卒。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今按：戰國諸王，未見有行三年之喪者。更未有三年喪畢而始稱元年者。紀年魏史，哀王卒，以之殉葬，蓋所記載終於哀王二十年，其臨薨前三年事，史官未及刊定，故付闕如，小司馬強爲之說，非也。」

## 一二〇 齊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湣王十年辨

燕策一：「燕王噲立，蘇秦死於齊，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於燕，激燕王厚任子之。」

子之三年，燕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謂昭王。其敘事甚明晰。齊策二載田臣思勸齊王乘秦韓之戰而攻燕，高誘亦謂是宣王。證之秦

本紀韓本紀，是年乃秦惠王後元十一年，韓宣王十九年，秦韓戰於岸門，而年表均失載。孟子亦

明記與宣王論伐燕事。按諸索隱所引紀年，是乃宣王六年也。歷來儒者於孟子在齊年代，或主當

宣王時，或主當湣王時，紛紛議論不能決。今以諸書參互稽考，則宣王之說自勝。

日知錄：「孟子以伐燕爲宣王事，與

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湣王元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相子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以爲湣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慚於孟子，尙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二十三年，則與孟子

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耶？「今按顧氏此論極疏謬。不博考之紀年之佚文，無以發史表之覆，而以意爲之移易，則終不足以徵信，而重起紛紜之爭，復何益哉？」又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謂：「伐燕殺噲，當從通鑑作宣王事。宣王卽位之年，當從史記作顯王二十七年。燕噲與齊宣王前後相左，當移上燕噲之年以合齊宣，不當移下齊宣之年以就燕噲。」此說固若璣孟，子生卒年月考已主之。不論其絕無證佐，全出臆斷。且若燕噲年移前，此後燕昭年又難定。前人種種安排，總緣不肯細心一究紀年耳。

且余謂齊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潛王十年者，猶有旁證，可得而徵論者。史記潛王伐燕事僅附見於

燕世家中，而田齊世家顧獨不載，又不著於年表，此史公自審其可疑，故掩而沒之也。汪之昌青學齊集卷十

一，齊人伐燕年代考謂：「卽就史記論，齊世家潛王四十餘年中，絕無一語及於伐燕。六國表潛十年正值伐燕之年，亦未嘗及。燕世家全錄國策，其云燕噲立，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亦仍其舊。既與年表蘇秦傳不符，下文又突入諸將謂齊潛王伐燕云云，一篇中忽宜忽潛，似不知燕噲之世當值齊何王之年」，其論最是。

又按田齊世家，有「桓公午五年，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召諸大臣而謀。騶忌主勿救，段干朋主救之。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

公曰：善。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此文殊可疑。史公於齊威王前事皆不能詳，今齊策亦始威王此獨記載

明備，可疑一也。吳師道辨之云：「田臣思卽田忌，與鄒忌段干朋皆仕威宣，何於桓公時已預大

政？」二可疑也。桓公時，秦魏攻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襲燕。其後宣王時，秦魏伐韓，

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舉燕，何其事之脗合？三可疑也。且桓公時，秦魏事無見。年表桓公五

年，魏韓趙伐齊至桑邱，齊伐燕取桑邱。既云三晉伐齊至桑邱，何又云齊伐燕取桑邱？韓自結趙

魏攻齊，則又與求救於齊之文戾。且田臣思之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爲取桑邱乎？四可疑

也。吳氏因謂：「史乃誤以國策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其說甚是。蓋桓宣字相近，史公既以伐燕

爲潛王事，乃以意移此於桓公耳。意當時史公所據本文當有宣王五年之說，而史公乃移以爲桓公之五年也。

按美國斐勒德斐亞大學博物館藏陳壺銘文：「佳王五年，陳再立事歲，孟冬戊辰，內伐。」此齊宣王五年伐燕之可證於銅器者。又按宣王五年，鄒忌已先卒。史文與下威王二十六年及宣王二年兩節全同，均不可據。

考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十年，伐取韓石章。十一年，敗韓岸門。」惠文王後元十年，當齊宣王五年。其十一年，當宣王六年。是秦之伐韓在宣王五年。韓恃救以抗秦，至明年而大敗，齊以此際襲燕，歲月情事皆恰符。則史公田齊世家桓公五年事，即宣王五年之誤，夫復何疑？韓策：「秦澤，韓氏急，欲爲和，楚僞救韓，韓遂絕和於秦，而大敗於岸門。」大事紀解題云：「濁澤即修魚之戰，事在韓宣懷十六年，在岸門一役前四年。韓和戰之計不安，故兵連禍結，中間重有請救於齊之事也。」然則齊伐燕起宣王五年，而取燕則在六年，決非潛王之十年矣。

## 〔附〕 燕昭王乃公子職非太子平辨

又按燕策：「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寡人國小，不足先後，雖然，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宣王因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

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史記燕世家文略同。索隱：「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之殺公子平，今此文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駰亦以此系家指燕世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今按小司馬常引紀年而不加遵信，率如此。余疑燕策及史文記太子平將軍市被一節，詞氣支離，多誤衍。當爲「太子因要燕策作數，今黨聚眾，此處應漏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此下策史均衍將軍市被四字，又及字乃上文誤移而下者。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以策作已。因策作國構難數月。」蓋太子平及將軍市被始終共事，並及於難。今史策此節文均誤，遂謂市被反攻太子平，而市被又反見殺，於事勢情理均難通也。然則史策下文所云「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者，實爲立「公子職」之字誤。惟今策史同誤，不知先誤者何書，而讀者又以妄易其未誤之本也。今六國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與索隱所引年表文不同。蓋太子二子，又經刊去矣。古書之多經改易，不易審讀，如此。

又按雷氏義證亦謂：「燕策立太子平句，本是立公子職之誤。燕世家又承其譌也。索隱因此信裴駰之解，于年表王噲太子相子之皆死句，刊去太子二字，以扶同後說。校刊紀年者，於燕子

之殺公子平下，又增以不克二字，以彌縫其異。其實皆誤也。夫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可云不克，爲其爲攻也。若上文既云殺矣，下何以復云不克？此種文義，未之前聞。」雷氏論今本偽紀年妄改真本之迹，言極明快。惟市被之冤，雖無的據，固可會合燕策史記今本竹書種種之誤，而據情酌理，以爲申雪也。

又按郭沫若金文餘釋之餘釋羣引唐蘭說，謂：「往年齊地所出北燕兵器，多見鄭王職名，即是燕昭王。」此亦昭王乃職非平一證。

## 一二一 屈原於懷王十六年前被讒見紂十八年使齊非

### 卽放逐辨

史記屈原傳：「上官大夫欲奪屈平憲令稿，屈平不與。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紂，其後秦欲伐齊，乃令張儀事楚。及楚敗藍田之明年，張儀復如楚。懷王聽鄭袖釋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據此，則屈原見紂，在懷王十六年，張儀去秦事楚之前。其使齊在懷王十八年也。所謂疏屈平，屈平既紂不在位者，屈原初爲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其後稍疏，紂在閒位，卽如使齊，亦其紂後事，然猶未至放流遷逐也。而後人遂謂懷王十六年乃屈

原被放之期，誤矣。

詳見近人陸侃如屈原評傳。

此誤始於劉向之新序。

新序之言曰：

「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

原爲楚東使齊，以結強黨。秦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

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向所爲說苑新序，疏謬不可勝辨，此

尤顯與史記相乖。屈原見紬在張儀至楚前，此以爲張儀來楚之後，一誤也。屈原僅見紬，此爲被

放，二誤也。屈原使齊在十八年，此移在十六年，三誤也。張儀賂靳尚鄭袖，在其再來楚之後，

此以爲在初至之時，四誤也。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史記在懷王入秦後，此以爲受張儀之

賂，五誤也。王懋竑疑屈原並不及懷王入秦時，語詳考辨第八七第一二七。此特就史記新序異同言之。屈原使齊，正爲見疏後事，而新序又謂懷王復用

屈原，再使齊，六誤也。離騷言美人香艸多矣。其言椒蘭，亦託物喻意。劉向誤以蘭爲子蘭，又

別造子椒之名，七誤也。

朱子楚辭辨證云：「此辭之例，以香艸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於蘭芷不芳之後，更嘆其化爲惡物。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

又誤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艸臭物之論。流謬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嘆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

子椒之屬，蓋不知其幾人矣。」今按朱說甚是。然史記子蘭，未見其必據離騷椒蘭之文而誤。余謂其誤蓋始劉向，誤謂離騷余以

蘭爲可恃句即指令尹子蘭，而妄增司馬子椒之名。王逸又誤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也。至人表又爲令尹子椒子蘭，依其行事當居下

下，而列在第六。與唐勒景差之徒同等，何其謬無高下至此？蓋必有誤，非班氏之本矣。且史固云：「離騷者，猶離憂也。」讀其文字，亦不見有流放

遷逐之跡。今既誤以屈原於懷王十六年前即放逐，遂謂離騷乃被放後作，八誤也。史公屈原傳：「王

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此正說也。其太史公自序謂屈原放逐



始劉向。漢書賈誼傳：「屈原被棄放逐，作離騷賦。」地理志亦云：「屈原被謫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皆沿劉氏之誤。昔漢武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泣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也？吾今召君矣。」黯既辭，過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屈原之疏而見紉，不在位，使齊，與其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者，亦猶是耳。後人不辨，率每與劉氏之說同誤，余故詳論之如此。

又按鄒叔子遺書，屈子生卒年月考，論屈子作離騷歲月云：「史記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劉向新序秦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共譖屈原。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考張儀去秦相楚，詐楚絕齊，皆在懷王十六年，則原之見放作離騷，必是年也。離騷曰：「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又曰：及華歲之未晏兮，時亦猶未央。又曰：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王叔師注，於前曰及年德盛時，中曰冀及年未晏晚，末曰願及年德方盛壯。以是徵之，則作離騷之時，屈子年方壯。惟老冉冉其將至兮，似非壯年人所宜語。然叔師注引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傳焉，下繼之曰：「屈原達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蓋志士惜日，不覺其年之方富也。況冉冉訓漸漸，見五臣文選注。」曰將，曰漸漸，皆望而未至之辭。則離騷爲屈子壯時所作，明甚。屈子之生，以周顯王二十六年，下至作離騷之年，適三十一歲。記曰：三十曰壯，則及余飾之方壯

者，正三十之謂也。」今按鄒氏定離騷作於屈子壯歲，似矣，而必牽連史記新序爲說，則誤。屈子作離騷時，張儀來楚與否，今未可考。要之屈子見疏，不係於張儀。其爲離騷，則或與張儀來楚時相先後耳。

## 一二二 孟子去齊考

孟子去齊，當在周赧王三年，齊宣王八年，燕人畔齊之後，此前人已多爲是說者。

林氏戰國編年卷三論此

最析。其言曰：「孟子，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朱子集註引燕人立太子平爲說。則是昭王之立，宣王尚在。而孟子亦未去齊也。陳賈曰：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仁智，周公未之盡，而況於王乎。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孟子去齊，曰：王庶幾改之。皆明明就一人之身言。不得謂過在宣王，而慚在潛王也，則齊宣潛之年，史記固誤，而通鑑亦未合。惟以紀年推之，則燕立太子平在宣王九年，而孟子去，蓋得其實。後人信孟子，即安得不信紀年耶？」按林論孟子去齊時爲宣王極是，至太子平之辨，詳考辨第一二〇，則林氏所未及也。其謂充虞曰：「由周而來七百餘歲矣。」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據此

云：「若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因疑孟子去齊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此其誤，江永羣經補義已詳辨之。謂：「後人於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七十二年。自武王乙卯至赧王己酉三年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合。」江曰：「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始於劉歆曆譜。共和以前之年，史

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錫，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已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曆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十二年己未，奔虢。十三年庚申，王在虢，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申之年。武王辛卯至共和申，二百一十年。若皇極經世通鑑前編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美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曆譜誤衍之數也。」又魏源孟子年表考說同。惟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眞謂：「劉歆曆譜所謂成王元年者，乃武王崩後之八年，周公攝政七年之明年也。」經世諸書所謂成王元年者，乃武王崩後之明年也。又曆譜稱魯武公二年，世家則武公九年，今考定較經世諸書實少五十六年，與江說異。（參讀本書序文。）

則孟子去齊，當在周赧王三年後，更無疑矣。

宋翔鳳過庭錄有論孟子去齊年歲一節云：「俗傳孟子譜云：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此言誕不足信。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章，言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是蓋在孟子去齊之前。當赧王三年，孟子年過七十，故云齒尊。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則五六十雖在養老之列，而尚無此隆禮，安得以齒尊自居？若孟子生於烈王四年，至赧王三年僅六十一歲，不宜云爾矣。計孟子致爲臣而歸時，已合七十致事，故云致爲臣。若曰不可更仕矣。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此亦養老優賢之義，不能更令孟子仕，但留其歸也。孟子去齊，宿于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曲禮：七十賜几杖。孟子對客隱几，正是年過七十之證。則生於烈

王四年之說，全不可據也。」今按宋氏信黃震日鈔，謂孟子仕齊潛王，故其論孟子事多誤。獨此條辨舊譜孟子生於烈王四年之說，頗爲精確有見。然其論亦僅足爲孟子去齊年過七十之證，未見其必爲始踰七十也。孟子仕齊八年，將朝王章一事，未知定在何時，不得卽謂赧王之三年。致爲臣與中國授室，亦未可全據七十致事之禮爲說。

參讀考辨第七六。且曲禮亦有不得謝之說，則亦非一踰七十必致事也。

宋氏又謂：「以赧王三

年孟子七十餘歲，知生於安王二十年前後。自安王二十年至赧王三年，恰得七十一年。前尙可言，後則非矣。」宋氏必欲抑後孟子生年者，爲以孟子書載魯平公諡，宋氏必以出孟子親筆，而謂孟子卒後魯平公，故爲此也。若更核以梁惠王稱孟子爲叟之事，知孟子年不應再後。故余謂孟子之生，最晚在周安王二十年者，以此。宋氏之論，蓋有未盡。閻氏釋地又論孟子在齊辭十萬鍾之祿云：「陳戴蓋祿萬鍾，爲齊公族。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祿同於戴，則仕齊當十年。倍戴，當五年。或少倍，亦不下六七十年。」今按孟子言辭十萬鍾，此成數，非確數也。宋氏謂孟子趙注補正云：「王謂時子，養弟子以萬鍾，言致卿祿一歲之粟，若後世致仕食俸之法」，疑爲近是。今卽以宣王元年起算，至宣王八年，固不及十萬鍾。

狄氏編年謂：「孟子其始爲賓師，但受公養之禮，不受祿。其後爲卿，受粟十萬。凡言無官守無言職者，皆在爲賓師時，言當路

於齊加齊卿相者，皆在爲卿時，當分別觀之。」其說極是。然謂受粟十萬，仍不知其非確數也。宋氏四書釋地辨證謂：「孟子在齊二十二年，辭十萬，蓋謂潛王時所辭之祿。」則更大誤。孟子不仕潛王，辨不勝辨，歷觀余前後關係諸篇，自見其失。

又按孟子去齊，居於休。或據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屬宋境，謂孟子去齊之宋。余考孟子

之宋尚在，此時孟子已年老，既謂至宋，亦何遠居潁川？閻若璩釋地謂：「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此差近是。從此孟子歸隱不復出矣。

又按孟子書，齊宣王梁惠王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俱稱

諡，獨宋王僭不稱諡。書中亦不見述及宋僭亡國。或孟子書成於魏襄王卒後宋亡前十年之內，上距孟子去齊二十餘年。此亦孟子書未必出孟子親自論次之證也。閻若璩曰：孟子道不行，歸而作孟子七篇，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孟子生卒年月考。）又曰：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已手，故但記言語出處。（全上。）周廣業曰：此書敘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轉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孟子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師訓，謹授受，兼法論語也。至其後編次遺文，又擬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為之。何者？諸子皆孟門高第，七篇中無斥其名者。（孟子出處時地考。）兩說皆近是，而似當以周氏為尤信。如萬章亦有稱萬丑之徒之證也。

## 一二三 宋鉞考

漢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班固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名家尹文子一篇，班云：

「說齊宣王。」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遊稷下。」今按荀子書以墨翟宋鉞並稱，則鉞乃墨

徒也。陶潛羣輔錄以宋鉞尹文為三墨之一，後世惟俞正燮已類稿墨學論，亦以宋鉞為墨徒，而孫詒讓聞詁非之，則古今知此者渺矣。班氏稱其書近黃老意者何？荀子曰：「子宋

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正論又曰：「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解蔽

此老子所謂「少施寡欲，絕學無憂」，而稱「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者也。又曰：「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sup>天論</sup>此老子所謂「少則得，多則惑」，「爲道日損」，「儉故能廣」，「餘食贅行，有道不處」者也。又曰：「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sup>正論</sup>韓非亦言之，曰：「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sup>顯學</sup>此老子所謂「勇於不敢」，「柔弱處上」，「大白若辱」，「知雄守雌」者也。莊子之稱之曰：「宋榮子，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非之不加沮，定於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sup>逍遙遊</sup>此老子所謂「明道若昧，深不可識」，「知我者希則我貴」者也。莊子又稱之，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sup>天下篇</sup>此老子所謂「我有三寶，以慈爲先」，「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者也。又曰：「宋子語心之容，名之曰心之行。」<sup>韓非顯學篇</sup>「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宋榮之恕與寬，卽其所言心之容也。此老子所謂「知常容，容乃公」，「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又云：「接萬物以別囹爲始。」此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爲襲明」之旨也。又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此最墨徒之精神，而老子所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者也。余嘗謂黃老起於晚周，興於齊，又謂道原於

墨。若宋子，宗墨氏之風，設教稷下，其殆黃老道德之開先耶？然所以入小說家者何？莊子曰：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

天下篇

又以與尹文並稱。尹文書入名

家。名家者流，大率取譬相喻，務在眾曉。故漢志評小說家亦曰：「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此宜與名家爲近。荀子譏宋說，亦以入閹攘豕爲譬。意宋子書多此類，所以歸之小說家，而實與當時名家辨士白馬非馬諸論相通流也。

劉書新論九流篇：「名家，宋鉅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孫詒讓札遶云：「檢漢志無公孫捷，疑當作公孫捷，捷子。公孫謂公孫龍，捷子自爲一人。漢志公孫龍在名家，捷子在道家。」今按：劉氏以宋鉅爲名，家首稱，正與余論相合。六朝學者，精研名理，猶知其義，後世則荒矣。惜其書已佚，無可考證。約略可以推論者，僅此。至其行事亦不詳。

孟子書有秦楚將構兵，孟子遇宋 慆於石邱一節。張宗泰 孟子諸國年

表記曰：「當孟子時，齊秦所爭惟魏。楚雖近秦，時方強盛，秦尚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

有楚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孟子是年因燕畔去齊。孟子疏：石

邱宋地。

樊云：「一統志石邱在衛輝 齊昨拔縣東，疏以爲宋地，是也。」

則孟子去齊之宋而遇慆也。」閻若璩云：「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

士，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嘗與宋 慆有雅，故邂逅石邱，呼以先生。」焦氏正義則謂：「慆蓋年長

於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今按其時孟子年已踰七十，而慆欲歷說秦楚，意氣猶

健，年未能長於孟子。先生自是稷下學士先輩之通稱。孟子亦深敬其人，故遂自稱名爲謙耳。

宋慆

欲罷秦楚兵而說之以利，孟子則主說之以仁義，此亦儒墨之異同也。

又荀卿正論篇屢及子宋子，曰：「今子宋子乃不然，獨詘客爲己，慮

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二三子之善於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礙傷其身也。」又曰：「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典，然而說不免於以治爲至亂，豈不過甚矣哉？」凡此云云，足徵荀卿著書，宋鉏猶在，同居稷下，故其辭氣如是。余考荀卿年十五，始游學來齊，至宣王末年，荀卿年近四十。成學著書，當始其時。宋鉏之沒，或值潛王之世，要與尹文相次。又考鹽鐵論論儒篇，歷述潛王末世，稷下諸儒散亡，有慎到接子田駢孫卿而無宋子尹文，疑兩人或先卒。今姑定宋子遇孟軻於石邱年近五十，則其生當周顯王十年前，或視莊周稍晚。若壽及七十，則與莊卒年亦相先後。莊宋同時，故莊周著書亦時時稱述及之也。

荀子楊倞注：「宋鉏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

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與鉏同音口莖反。一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宋榮即宋鉏，榮偏旁相通。月令廣艸爲螢，呂覽淮南作鉏，榮之爲鉏，猶螢之爲鉏也。」

莊子天下篇稱：「宋鉏尹文接萬物，以別有爲始。」別有之說，又見呂氏春秋去有篇。謂：「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有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有也。夫人有所有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有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皆甚有所有邪。故



人必別有，然後知。別有則能全其天矣。」此蓋宋尹別有說之猶存者。呂氏篇首即引東方墨者諸子，亦由宋尹墨徒，故引墨家事爲說。言亦就近取譬，類於街談巷語，故漢志以入小說家。余疑呂氏去有一篇，或取之宋子十八篇也。  
尸子廣澤篇稱：「料子貴別囿」，料子或疑卽宋子。馬叙倫莊子義證主其說，惟未有的證。又謂尸子正與宋子同時，則大謬。

## 一二四 尹文考

漢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班固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今道藏本上下二篇，云出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詮次。其序曰：「尹文子者，蓋出周之尹氏，隋志亦云：「尹文子，周之處士，遊齊稷下。」與高注呂覽不同。王時居稷下，與宋鉗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誤脫。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晁公武讀書志：「李獻臣云：仲長氏，統也。熙伯，繆襲字也。傳稱統卒於獻帝遜位之年，而此云黃初末到京師，豈史之誤乎？」四庫提要謂：「仲長氏未必是統，晁氏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近人唐鉞據魏志劉劭傳註引文章志，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云云，謂：「撰序人故作狡猾，影射仲長統。未曾細考，遂露破綻。周廣業意林註以爲恐是序出僞托，非是史誤，誠然。」見唐著中國史的新頁尹文和尹文子。此論撰序者之僞也。

至序稱同學於公孫龍云云，後人疑辨者亦多。余謂偽序所據，本爲「尹文先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今乃誤脫一先字也。考漢志凡云稱之者，皆謂後之稱前。如：「列子名圖寇，先莊子，莊子稱之。」「公子牟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班氏此說自誤，詳考辨第一四六。「鄭長者，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將鉅子，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慎子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班謂慎到先申亦誤，詳考辨第一三七。皆其例。亦有單稱其人在某之先者，如：「閭丘子在南公前」，「尹文子先公孫龍」，「田俅子先韓子」，皆是。知其在某之先者，正以其見稱於某而定。此與前例一意，語有詳略耳。復有僅舉其見稱於某者，如宋子下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則知宋子先孫卿也。今班氏云：「尹文先公孫龍」，而偽序云：「公孫龍稱之」，正足發明班氏之例。蓋班氏自據當時公孫龍書有稱尹文語而言。惟今公孫龍書既缺，故所稱尹文語皆不見耳。高誘注呂覽亦云：「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與偽序相同。知偽序自有據，而今本之爲脫誤也。

又謂尹文居稷下，與宋鉅彭蒙田駢同學者，以當時稷下先生皆不治而論議。古者宦學齊稱，今稷下之流皆不仕，乃相謂同學。猶史記稱「荀卿年十五，始來遊學於齊」也。當時稷下先生自避仕宦之名而稱學者，後人不深曉，不察同學二字之意，遂妄疑其同學於公孫龍，遂爲減去一先

字矣。容齋隨筆十四引劉歆說：「尹文居稷上，與宋鉏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按：藝文志顏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鉏俱遊稷下」，不謂同學於公孫龍也。近人馬叙倫莊子義證謂洪氏取偽仲長統尹文子叙而訛為歆說。唐鉞云：「一馬總意林有尹文子二卷，劉歆注，或者唐代所行尹文子有偽托劉歆注本。容齋所引劉歆云云，即出於此。」（見唐氏尹文和尹文子。）所言似較馬氏為確。

孔叢子：「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而告子思。」今按呂覽正名篇載文與齊潛王論士，

則尹文乃宣王時稷下舊人，至潛王時尚在。潛王立，子思死已百年。尹文見潛王，即不及見子

思，遑論生子而告哉？孔叢偽書，其言鄙陋，不足信。

列子黃帝篇：尹生從列子居，曰：章戴有請於子。張湛注：章戴尹生名。沈欽韓謂此尹生即尹文。列子既偽

書，而沈說又無據，姑以誌一說於此。

說苑：齊宣王問尹文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以「無為而能容下，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大道

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呂覽正名篇載文與齊王論士，謂見侮不鬪，全國之法

令，不當以為辱。莊子天下篇謂：「宋鉏尹文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則尹文實承墨氏之緒，陶潛羣輔錄列宋鉏尹文為三墨之一。成玄英莊子疏：「宋鉏尹文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其名

書開公孫之辨，無為容下，標道家之的。韓非內儲說上載尹文與齊宣王論治國以賞罰為利器，則

通於法家之囿也。兼名墨，啟道法，此自是稷下學風。蓋略當於魏文之鄴下。一時學者廣收並

納，包孕富有，散而為天下之道術，則不勝其異也。今傳上下篇，仲長氏序謂即漢志一篇之本而

加條次，然其書頗可疑，殆非漢志之舊矣。

大道上：「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驚，禁暴息兵，救世之鬪」云云，明襲莊子天下篇。莊書乃約述宋尹論學宗

呵，決非襲取尹文書也。又聖人下序田駢彭蒙事尤爲誤襲天下篇之顯見者。（詳考辨第一三九。）書中屢引老子，亦爲其書晚出一證。

## 一二五 惠施卒年考

史記魏世家：「哀王九年，與秦會臨晉，張儀歸于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曰：『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其言不及惠施。以施在魏地位言，猶高於三人，疑其時已先卒。然則惠施卒年，殆在魏襄王五年使趙後，魏襄九年田需卒前。自此上溯徐州相王，凡二十五年。惠施壽蓋六十左右，其生當在烈王之世。

魏策：「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周宵，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今按策文云：「犀首謂魏王曰：『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又曰：「犀首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蘇代爲田需說魏王，魏王復盾需於側。」則田文初相魏在襄王初年，時田嬰猶尚在。其後至襄王九年而田需卒。孟子曾見襄王，豈有相去三十年之說？

## 一二六 張儀卒乃魏哀王九年非十年辨

六國表魏哀王十年，張儀死。考儀傳，儀以秦武王元年重至魏，當哀王九年。相魏一歲，卒